陳大悲著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现代戲劇叢書

張四太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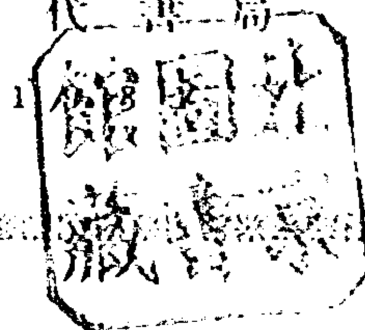
陳大悲著





上海

現代書局



張四太太



—五幕劇—

時代……辛亥革命前後

地點……某省城

人物

林雅琴……就是辛亥前後，在某省城裏大名鼎鼎的"張四太太"。她的豔聞軼事，在某省城裏，幾乎要家弦戶誦起來。至於"張四老爺"究竟是誰，那是誰也不能夠知道的。有人說，就是革命偉人張演光。

張演光……革命偉人。三十歲上下。

王建人……演光的忠實同志。四十上下。唇上有小鬚。

羅媽媽……雅琴的姑母。年近六十。

小三兒……羅媽媽的兒子。二十上下。

蕭煥雲……某省撫署的偵緝隊長。

三姨媽……羅媽的姊姊。

軍官甲……王排長

　　乙……姓名未詳。

兵士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第一幕

〔佈景……張四太太的臥室。右方有一牀舖。牀上設備都很整潔。中間一張打麻雀牌的方桌，上面擺着一盞很精美的煤油保險燈。方桌後面有梳粧桌，陳列化粧品，及洋酒瓶，玻璃酒杯等等，一切應有盡有。方桌週圍擺着椅凳。左方有一隻衣櫃，和一隻沙發。右後方牀旁一門，通另一臥室。左角後方一門，通外屋。後方一排四扇的玻璃窗。窗簾也很素淨。沙發旁邊有一衣架。〕（注意……舞台上的前後左右是向看客站着的演員之前後左右。）

〔開幕時，有一位老太太盤腿坐在方桌左邊的一隻椅子上，在保險燈下玩牙牌碰數。嘴裏好像在那裏唱小調。這位就是大

名鼎鼎的「趙四太太」的姑母，大家都稱她為「羅媽媽」。沙發上面睡着的一個禿頭傻小子是羅媽媽的兒子。鼾聲如牛鳴。此時外面正在下雨。雨點被大風刮到玻璃窗上，嗚嗚淅淅接連着響，彷彿要和屋內鼾聲爭高下似的。一回兒，窗外一隻哈巴狗叫起來了。羅媽媽側耳一聽，知道是叩門聲，急忙去喚三兒。推了他一陣，還是喚他不醒。羅媽媽氣極了，使勁給他一個嘴巴，這一下居然把他打醒。他從沙發上一骨碌滾下地來，揉眼爬起，凶狠狠地要追究打他的人。一看，原來是他的母親。他這樣揉着那雙迷住的眼睛，掙扎着把身子站了一個穩。〕

三兒　媽，您——您——您幹嗎要打我？

羅媽　睡得像死猪一樣！還不趕快滾出去開門！

三兒　是誰——來啦？

羅媽　我在房裏坐着，怎麼會知道外面是誰在那裏打門？你去瞧吓！

〔牀旁邊的門裏面，發出一種嬌滴滴的聲音。〕

聲音　打門打了這半天！你們還不趕快出

去？看是誰呀？

三兒　我去開去。半夜三更，還有甚麽好人？反正不是土匪，就是地痞。（一絡嘰咕着走出左後方那門去。）

聲音　問明白了再開門。聽見了沒有？

三兒　（在門外）聽見啦！誰打門呀？……吓？……甚麽？哦！蕭！……蕭煥雲，蕭大人！開不開？

羅媽　開！開！開！三姑娘，蕭煥雲，撫台衙門裏的偵探長，蕭大人，他來啦！

聲音　媽呀，您陪他一囘兒。我就來啦。

羅媽　是囉，我知道。（把牙牌收起，放木盒裏。）他來了，就好辦嘞。我說老天爺不會……！

〔蕭煥雲一手托着一件斗篷式的雨衣，一手提着電筒。腦後拖着一根油鬆大辮。大踏步跨進房門，向週圍這麽一看。充滿了殺氣的臉上，現出微微的一笑。羅媽媽肅然起敬的站起，向他含笑招呼。〕

羅　哈！可不是蕭大人嗎？今天是甚麼風把您吹到我們這兒來的？

蕭　張四太太在家嗎？（走進了一步，依然站着不動。）

羅　在家在家！蕭大人請坐呀！（把方桌左方的那椅子略為挪動）吃過晚飯沒有吓？（走過去接過他的那件雨衣，掛在衣架上。）

蕭　張四爺沒有回來嗎？（走到椅前，很有姿勢的一坐。把電筒放桌上。）

羅　沒有呢！連信都許多日子沒寄來。我們姑娘急得甚麼似的，把眼睛都哭腫啦！（顯出十分親密的與他耳語）費您的心，待回兒替我安慰安慰她！

蕭　不要緊！怕甚麼呀？沒有錢，我這兒有！（把身邊的皮夾向桌上一擲）笑話！張四太太還怕沒有錢花嗎？

羅　噯！這可使不得！頭回借您的那筆款子還沒有還您呢！這回兒怎麼好意思又借你的錢哪？請您收起來罷。您知道，我們這位姑奶奶的脾氣太劣！只要一提錢的話，她就炸啦！（嘴裏說着話兩個眼睛却不住的在那皮夾上直轉）請您趕快收起來罷！她就要出來啦！

蕭　（看出羅媽貪慾的情形，很油滑的一笑。）哈哈，這有甚麼要緊？您是乾娘，我是您的乾兒子。乾兒子孝敬乾娘。怕甚麼呀？張四太太，她是我的乾妹妹。做妹子的能夠禁止我哥哥孝敬乾娘嗎？

羅　阿彌陀佛！您別說啦！眞要折死我啦！

蕭　（故意作態）您不認我是乾兒子嗎？那麼我就走。（站起身來，做要去取雨衣的模樣。）

羅　好。好。就是乾兒子。你可別生氣，

蕭　（打開皮夾，取出一捲鈔票，遞給羅媽。羅媽笑逐顏開的接着。正要打開點數，牀旁那門裏發出咳嗽聲，羅媽急將鈔

票揣進衣袋。)這就算是乾兒子的一點孝敬。

〔羅媽未及回答，林雅琴女士已由後房中咳嗽走出。她就是所謂"大名鼎鼎的張四太太" 她的服裝並不華麗，在樸素中顯出一種嫵媚的神氣。分明是一位有權有勢的闊太太。她走到牀邊，倚着牀欄一站，向蕭煥雲努努嘴點一點頭的這麼一笑。蕭煥雲馬上就站起。羅媽媽伸進袋去的那隻手忽然做了雅琴的目標。〕

雅琴　你們鬼頭鬼腦的，做些甚麼事呀？

蕭　沒有甚麼事。乾兒子和乾娘說幾句體己話，那兒是甚麼鬼頭鬼腦的事！

雅琴　(帶鼻音的笑聲)哼，哼，我都明白。甚麼事能夠瞞得了我？老實說，你們兩個人的腦筋裏，怎麼樣的在那裏轉動，我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蕭三爺，唏，您怎麼今天也是那麼傻悖嘰嘰的，像個泥人兒一樣！別讓我們姑媽罵昏啦吧！(微微一笑)你怎麼不坐呀？

蕭　嗳！(擺起舊戲裏的道白腔來)張四太太不坐，

我們那個敢坐呀！吓哈哈哈哈哈！

〔林羅二人也禁不住的笑了。三人各自落坐。雅琴坐在牀沿上，用挖耳簪剔指甲，蕭正要走近過去，忽然三兒跑進門來。〕

三兒　蕭——蕭——蕭大人帶來的那——那——那個人——他——他——他問蕭——蕭——蕭大人還——有甚麼事沒有。要——沒——沒有事，他——他就要回衙門去啦。

蕭　（由懷裏掏出一隻很大的錶來一看，又想了一想，對雅琴的看了一眼，然後很堅決的發命令。）你叫他趕快回衙門去。如果有甚麼緊急的公事，就叫他到這兒來找我！（三兒正欲走下，又被他喚住。）站着！你對他說，叫衙門裏那班人別散！我一回兒就回去！

三兒　嗻！（剛走到門口，又被喚住。）

蕭　慢著！說甚麼話？你記不記得？

三兒　我——我——記得，

蕭　記得甚麼話？

三兒　叫他們到——到這兒來。

蕭　呸！我說，如果有事，叫他們到這兒來找我。叫他們不要散。

三兒　我明白啦。叫他們不要散。有事到這兒來找蕭——蕭大人。

蕭　好啦，你對他去說罷。

〔三兒出門去。羅媽倒了一杯茶給蕭，一杯給雅琴。蕭飲茶後，站起身來，向雅琴望了一望。雅琴只做沒有看見。〕

羅　蕭大人，您好幾天沒有來啦。公事忙吧？

蕭　可不是嗎？簡直的忙極啦。前天，昨天，兩晚都沒有睡覺。你想，查出三十多個革命黨。只逮住了兩個，今天清早就在撫台衙門前砍啦。你們還沒有聽人說嗎？

羅　阿彌陀佛！怎麼今天又殺了兩個革命黨吓？唉！我也眞不明白，好好的一個人，爲甚麼

活得不耐煩，要當革命黨？這都是洋鬼子害人！念了他們的書，就想吃他們的洋教，做他們的革命黨！

雅翠　你別胡說八道啦！甚麼洋教——革命黨！你懂得甚麼呀？（走到梳粧桌邊，取了一瓶裝潢美麗的洋酒，和一個小酒杯，坐在方桌右方，斟酒獨飲一杯。）

蕭　嘜！革命黨眞厲害！昨天晚上要不是我呀，一個革命黨都別想逮得住！他們手裏都有一支頂精緻的小手鎗，頂好看的炸彈！

雅翠　這又是你說得言過其實啦。炸彈那兒還有甚麼頂好看的？

蕭　嘜！你那兒知道！現在的革命黨，多半是外國留學回來的。他們都有點兒特別的能耐，都能夠自己造鎗炮。不論甚麼東西他們都可以做成炸彈，攩盒兒，手電筒，洋酒瓶，裏面都可以裝炸彈。昨天我查出來的一顆炸彈，就裝在這手

電筒裏。（取起桌上的手電筒做樣。羅媽急得倒退幾步，好像中了魘似的，兩手合十，嘴裏默念菩薩。）

雅琴　（坦然微笑）這裏面就有炸彈嗎？拿來我試試。（伸手去接蕭煥雲手裏的電筒。）

羅　（急忙跑到雅琴身邊去阻攔她）阿呀！我的孩子！你可別嚇死我囉！

雅琴　（舉起電筒來，做要往下一擲的樣子。）這麼一下子，把這房子，跟這一班人，一回兒功夫，都變成灰土。大家同歸於盡。哈哈哈，這不是一件頂有趣的事嗎？

蕭　可惜這是我真的電筒，可並不是炸彈。

雅琴　哼哼，誰不知道還是假的？

蕭　假的甚麼？

雅琴　假的炸彈呀！你那兒會帶着炸彈走？憑你這個像兒，你那兒還敢帶着炸彈走？也只有我的乾娘，她老人家纔會受你這個騙術！

蕭　雅琴，你怎麽瞧得我這麽不够資格？我連炸彈都害怕，我還能夠捉拿革命黨嗎？

雅琴　（對蕭悶洋洋地望着，痴笑一陣。）哈哈哈哈哈哈！你別儘吹啦。不是我小看你蕭三爺的話。大凡你能夠拿得住的革命黨，決不是一個英雄。（站起身來，作男子態。）如果我林雅琴當了革命黨，哼哼，量你也拿我不住！

蕭　好嗎！要是你張四太太這樣的人才，肯去當革命黨，別人我不知道。單提我蕭煥雲，就是馬上賞我一個頭品頂戴，我蕭老三也沒有這樣的狠心，來捉拿你這樣的革命黨！（走到雅琴身邊，伸手要去勾她的肩頭。雅琴早已覺得。她急轉身，把那雙飽含搭鹹的眼光向蕭煥雲臉上一照。蕭煥雲那隻舉起的手便自然而然的被地心吸力吸了下去似的，再也舉不起來。他的頭也低了下去，不像剛進門時那種昂首天外的神氣了。）說實話。如果張四太太肯當革命黨，我蕭煥雲也馬上就

當革命黨！

雅琴　是眞的嗎？

蕭　這是千眞萬眞，沒有半句不眞的話。

雅琴　你敢對天起誓？

蕭　爲甚麼不敢？

雅琴　那麼我老實告訴你說，我就是革命黨裏的女黨魁！

蕭　你的符號呢？

雅琴　（被他這一問問住了，怔愣了一回。）甚麼符號？我——我沒有帶來。

蕭　（笑得前仰後合，一時說不出話來。）哈哈哈哈哈哈！好一個厲害的女黨魁！哈哈你還打算在我面前冒充革命黨！連革命黨的符號是什麼東西，你都沒有明白！好一個張四太太！眞有你的！

雅琴　呵！虧你還當偵緝家長！符號是秘密的東西，我還能夠告訴你嗎？那裏像你們當密探

的，掛了徽章到處去招搖撞騙，彷彿是惟恐別人不知道你們是密探似的。哼哼，你還好意思反來問我！

蕭 （走進一步右手伸入袴袋，左手抓住雅琴的衣襟。）我看一看，你身上有沒有秘密的符號？（在衣襟上撫摩了一回，一笑置之。）張四太太，你真會吹，我告訴你說罷。我昨天晚上纔查出來，這裏革命黨新發出來的臨時符號，就是一個康熙制錢，釘在這大襟裏邊！你有嗎？你還沒有瞧見過呢！

雅琴 （笑不可仰）哈哈哈哈哈哈！真可笑！這就叫做"不打自招！"

蕭 怎麼着？

雅琴 你把秘密的事都對我們招認出來，如果我是真的革命黨裏的女黨魁，馬上就發一個臨時命令，叫各黨員立刻改變符號，你還能成嗎？好一個偵緝隊長！真能夠保守秘密！

蕭　（做出官僚式的媚態）呵呵，我告訴你說罷。我蕭煥雲對甚麼人，都能夠守秘密。惟有在你張四太太面前，我就一點兒秘密都守不住！

羅　（插嘴站起）好吓！這纔叫做兄妹手足之情呢！自己家裏人，還有甚麼守秘密的？

蕭　對咧！（裝孩稚氣）乾媽，你瞧我妹妹的嘴多厲害？她儘欺負我！您想想，在外面，不論到甚麼地方，那一個敢欺負我蕭煥雲到這地步？

羅好，好，你別生氣，有你乾媽會幫你。她再欺負你，我就——

雅琴（撒嬌的微慍）你就——？你就怎麼樣？你就把我宰啦？你就把我吃啦．哼！你！

羅　（驚異）孩子，怎麼？你喝醉啦？

雅琴我沒有喝醉！我是剛由夢裏醒過來！

蕭　千不是，萬不是，都是雲愛多說話的不是．張四太太，（深深一揖，模仿舊戲道白。）喏喏喏，卑

人道廟有禮了。

雅翠　（站起，又乾了一杯酒。）蕭三爺，您別在我這兒裝神弄鬼的，把我們當孩子哄着玩兒。告訴你說，我林雅翠不是糊塗人。我問你。你剛纔使這一隻手抓住我的胸口的時候，你那一隻手藏在甚麼地方？你還記得不記得呀！

蕭　我——（低頭竭力找覓適詞）我沒有吓！（假作笑容）

雅翠　你眞不配做英雄！如果你是一個眞英雄，你就該老實不客氣的直認出來。

羅　（走近他們預備排解的樣子）認甚麼呀？怎麼你們說的話，我一句也不懂！簡直是越聽越糊塗啦！

雅翠　（冷笑）哈哈，您做了他的娘，還不知道你兒子的心嗎？你剛纔又沒睡着！睁着眼睛幹甚麼來着？您沒瞅見他把這一隻手，抓住我的

衣襟 那一隻手，就在袴子袋裏掏手鎗?還好!幸虧我沒有甚麼秘密的符號!如果我這大襟裏面，眞釘着一個甚麼康熙制錢的符號，您猜這時候我林雅琴該到甚麼地方去啦!(對蕭逼視半晌)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位偵探長蕭大人!你眞可以!你眞厲害!到了今天，我纔知道你這一陣子待我十分慇懃的緣故，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正在萬分難堪的時候，忽然來了一位救星。忽見三兒急急忙忙的跑進屋來。大家迴頭向他注意。]

三兒　不——不——不好啦!外面打鬥打得凶!

雅琴　你去問他姓甚麼?找甚麼人?

蕭　我去!

羅　不好!蕭大人走出去，有點兒不合適!

三兒　我　　我問過啦!他說他要找張四爺!他——他問張四爺回來了沒有?

蕭　（察看兩人的神色）吓？張四爺是甚麼時候回來的？

雅琴　這又是甚麼人在那兒開頑笑。好罷，你去給他說，張四爺還沒有回來！

〔三兒出門去。大家弄得莫明其妙的你看着我，我望着你。三兒又跑了進來。〕

三兒　他說張——張——張四爺早就回來啦！他一定要進來！他說他叫甚麼王——王建人！他——他說，再——再不讓他進來，他就要砸破我們的門！

雅琴　（似驚似喜的躊躇一囘）呵，是王建人！那一定是眞的啦！乾娘，您趕快把蕭——把他乾兒子帶你房裏去坐一囘兒！

蕭　我先問你一句話！這時候你不能不說啦！你們張四爺究竟是做甚麼官兒的？

雅琴　（微低的傻笑）張四爺是當革命黨的！得

回兒，等他回來了，我把他綑住，請你出來，送他到撫台衙門去，借他的血，染紅你的頂子！你說好不好？

羅　（已露出驚惶失措的樣子）蕭大人，你可別理她！她喝醉了酒，甚麼話都說得出！

蕭　嗳！我那兒能夠信她的話！我知道她喝醉啦

（蕭煥雲右手依舊插進衿袋，跟了羅媽媽走出牀後那門去。三兒正要出門，被雅琴揮手止住。）

雅琴　你聽我的話！趕快去開門，放那姓王的進來！你就去陪着那姓蕭的！一步也不許離開他！

三兒　（大驚失色）這我——我不能辦！他——他身邊有手鎗！這你不是要——要——要我的命！泊爾一鎗，就要了我的命！

雅琴　你不用去擱住他！他如果走到房門

口來，你就在門外高聲咳嗽，他決不敢開手鎗打你！

三兒　那我會。我咳嗽之後，他要開手鎗打我，我就跑進屋裏來，躲到牀底下去。你可要捐住他！

雅琴　好，好，你趕快就去開門！

〔三兒下。雅琴又斟上一杯酒，喝了。深思一番。故意做出鎮靜的態度。三兒領王建人進門。王建人年約四十上下。唇上有一點髭鬚。穿着長袍馬褂。模樣兒很像是一位大學教授。他一走進門，就向雅琴略微點一點頭。雅琴也對他一點頭。建人向屋裏週圍一看，走到方桌左方站住。〕

建人　張四太太，你眞沒有知道張漢光回來嗎？

雅琴　漢光？他當眞回來了嗎？

建人　怎麼沒有回來？吃午飯的時候他還跟我在一起，而且已經知道你這個張公館的地

點。清清楚楚地寫在記事本上。

雅琴　是誰告訴他的？

建人　這你也不用問啦！反正你這公館門口，貼着"張公館"的字條兒。你又是大名鼎鼎的張四太太！他既回來啦，那兒有不知道的？

雅琴　他是那一天回來的？

建人　昨天剛到。

雅琴　王先生你準知道他會到我們這兒來嗎？

建人　笑話！張四老爺既回到家鄉，那裏有不到張四太太的公館來的？

雅琴　那就很好！（十分安慰的樣子）

建人　好甚麼？

雅琴　張四太太——（嗚咽到要哭出來）您想，還有不好的嗎？張四太太聽說張四老爺要回家來，還有個不好的嗎？王先生，你是他的知己，我

們兩個人，當初是怎樣的情形，就只有你一個人能夠知道得頂詳細。你想這三年——三年之中，就沒有見過一回面——(拭淚)——下的傷心事，除了你王先生一個人之外，還有誰能夠知道！

建人　他回家之後，你打算把他怎麼樣？你準知道一定可以做他的太太嗎？

雅琴　(大詫異)吓？我爲甚麼不配做他的太太？你是知道他已經有了太太了嗎？

建人　不是這個話。我問的是——你這一個張公館的男主人——一定是張漢光嗎？

雅琴　哈！除了張漢光，還有誰配到我這張公館來當男主人？

建人　依你的猜想，外面人都知道張公館裏的男主人就是張漢光嗎？

雅琴　不知道！人家就知道我們的老爺叫做"張四爺"。

建人　那還好

雅琴　爲甚麽還好?

建人　如果有人知道你是張漢光的夫人，只怕這時候，你早已在撫台衙門裏押起來啦!

雅琴　(大驚愕)是眞的嗎?漢光，他，眞是，在這裏——?

建人　我告訴你說，他是派在這裏辦事的頭袖!昨天晚上，我們因爲碰破了一個炸彈，犧牲了兩位同志的性命!(很悲慘的對雅琴變成央告的態度)你如果眞是一位女英雄，女豪傑，你這一回見了他的面，千萬不要許他在你這地方停留，一刻也不能留。因爲，你自己也知道，你這公館，在這省城裏頭，已然成了一個大衆解答不了的啞謎，聽說撫台衙門裏的一班偵探們，近來非常的注意你這地方!萬一漢光由你這裏捕出去，社會上對於你就要恍然大悟了!

雅琴　怎麼叫做“恍然大悟”？

建人　張漢光如果在你這兒被捕，人家還不要說，你這張公館就是捉拿革命黨的一個陷阱嗎？

雅琴　啊！好危險！（十分感激的向建人深深鞠一躬）謝謝你，王先生，你請放心！漢光如果到我這裏來，我馬上把他——（又嗚咽）——我——我把他趕出去！

建人　（連連搖頭）不成——不成！你們女人的眼淚有那麼大的魔力！你又是三年沒見他囉！你們倆連信都許多日子沒通囉！今天這一見面，卿卿我我，你憐我愛的，哭一陣，笑一陣，就是架起大炮打，也不能把你們倆轟到兩處去吧！

雅琴　（很自傲的一笑）王先生，你別瞧我不起。現在的林雅琴，已然不是五年以前在學堂裏當女學生的那個林雅琴啦！我以前能夠爲了張漢

光的愛情，犧牲了父母的愛情，離鄉背井的跑到這裏來，我如今爲甚麼不能夠犧牲了對張漢光的愛情，愛我的國家！張漢光旣然是我們中國的救星！我不論受怎麼樣的痛苦，也得忍着去犧牲！

建人　好！好！這纔是女英雄！是女豪傑！我就要走！你千萬別忘記！千萬別耽悞了他的前程！千萬別妨害了他的性命！我就在這裏代表四萬萬的同胞，謝謝你這個救國救民的大恩大德！我走啦。你說的話，你可要千萬的記着！

〔建人匆匆走出門去。雅琴送他出門。一回兒，雅琴拉着羅媽的手，走進門來。〕

雅琴　（非常興奮的樣子）你知道嗎？你可千萬別告訴人！我們的四爺回來啦！他眞回來啦！

羅　回來就好囉。還不好？他是那樣無情無義的待你。你是這樣多情多義的待他。他回來

囉。你們夫妻團圓囉。還有做甚麼不好的？

雅琴　不對！姓蕭的還沒有走！怎麼辦？

羅　怎麼啦？你怕四爺回家來，就要前前後後的搜一遍嗎？

雅琴　不對，我怕蕭煥雲出來，把我們四爺——當做革命黨！

羅　那倒不要緊。蕭煥雲嘴是硬的，膽子可是小的。我請他坐在廚房裏。他就好像是一隻松鼠似的。如果我們的後門沒有上鎖，他早就往外跑啦！（側耳靜聽）不對！你聽！外面又有人在那兒打門！

雅琴　我去開門！你趕快去籠住那個姓蕭的！

羅　不要緊的，我去開門，果然是張漢光回來，我馬上就到後面去圈住那姓蕭的，不讓他出來。你這樣的去開門，像個甚麼樣子？

雅琴　好，你趕快去開門！

〔羅媽走出門去，雅琴走到梳桌前面，攏好了頭髮，又把酒杯酒收藏瓶起來。門簾開處，走進一位精神抖擻的革命偉人。他就是張漢光。他的服裝却很樸素。淺藍布的長衣外面，披着一件破舊的雨衣。額角後面拖着一根毛蓬蓬的假髮辮，進門只跨了兩步，立即縮住脚。充滿了熱愛的眼光向雅琴臉上直射過來。雅琴只微微對他一笑，站在方桌右方，一動也不動。漢光似乎大失所望，滿腹狐疑。兩人相對，默然半晌。〕

漢光　雅琴，你還記得我張漢光嗎？

雅琴　我為甚麼不記得你？我甚麼時候不記得你？你沒看見門口貼的公館條子，不是明明寫着“張公館”嗎？

漢光　（神色漸漸和緩，進幾步，到方桌左邊。對着雅琴立定。）我看你的樣子，好像不很歡迎我回家似的？

雅琴　是嗎？我自己倒不覺得。我還以為你已然把我忘記了似的，我不問你，你倒反來問

我！

漢光　唉！我因爲有許多的話要對你說，所以今天特地冒險來找你。我總打算你能夠了解我，能夠原諒我，一見面就給我許多的安慰，給我一種熱烈的歡迎。咱們兩個人有三年——對啦，三年多沒有見面啦！

雅琴　只有三年多嗎？我心裏好像有十七八年沒見面似的。

漢光　那麼你爲甚麼不高興理我？

雅琴　我沒有不高興理你吓！哦！我明白啦！你剛從外國回來，你看慣了外國人的肉麻樣兒，許多日子沒見面的夫妻，就非得抱着摟着不可！那就是你所說的熱烈的歡迎，對不對？

漢光　對！不對！我並沒有指望你甚麼抱着摟着的話。我可也沒有預料到你會這樣的疏遠我！

雅琴　我疏遠你嗎？（將要嗚咽，忽又忍住。）這是我的不對，求您原諒我，

漢光　雅——琴！

雅琴　（對他望了一眼，急忙躲避他的眼鋒。）漢光！

漢光　雅琴，我知道你心裏很難過，但是我今天實在因爲事情太忙，不能夠把我們幾年沒通信的原因說一個明白。你知道我現在——

雅琴　現在怎麼樣？做了官兒啦，對　對？

漢光　我沒有做官！我是到這兒來打倒現在這班做官的！

雅琴　我也知道，

漢光　你怎麼會知道？你知道我現在是做甚麼的呀？

雅琴　不但現在知道，我早先就知道！

漢光　對！你從前早就知道我！從前知道我的人，除了王建人，就是你！你近來見過王建人

沒有？

雅翠　沒有！許多許多日子沒見他！你見過他嗎？

漢光　他跟我在一處辦事，（很興奮的）我們的事情快要成功啦！我今天特地來告訴你。你可千萬別對人說，連你姑媽，都不能讓她知道。這是很危險的。我們的事情都預備好啦！你等着罷！成了功，你，我，都——

雅翠　都怎麽樣？

漢光　都可以換一個樣子啦！不但你我換一個樣子，就是全中國的人都可以換一個樣子。

雅翠　那麽——若是不成功呢？（默察漢光的臉色）

漢光　（很慷慨的）不成功，我就跟黄花崗上七十二位同志一同去！今天這一次見面，就算是我們倆的生離死別！

雅琴　我呢？

漢光　（沒有預料到的回答）你？你怎麼樣？你——很好辦！萬一我的大事不成，被他們殺了，你就無須乎再姓我的張！

雅琴　呵！我就可以不姓張啦？那麼如今的姓張，是你強迫我姓的嗎？

漢光　我沒有強迫你吓！

雅琴　你既沒有強迫我姓張，那麼我將來的姓張不姓張，你管他做甚麼！唉！我就恨我自己，爲甚麼要做女人？要不然我今天也可以跟你去立一點功！

〔王建人突然的走進門來，咳嗽一聲。兩人皆大驚。〕

建人　漢光，你不是已然答應我，不到這裏來的嗎？怎麼還是要來！

漢光　（老羞成怒的抗爭）這是我個人的自由權！

建人　哼哼！你吓！你沒有這個自由權！

漢光　(更怒) 吓？

建人　你既宣過誓之後，你這人就爲我們黨國所有！你就不能夠有這樣的自由權！你還不明白嗎？張四太太，你允許我的甚麼話？你忘記了嗎？(到方桌後面站住)

雅琴　我沒有忘記。你帶他趕快走！我這個地方，非常的危險！

建人　對！非常的危險！(指衣架上的雨衣) 漢光，那衣架上掛的，是你的雨衣嗎？

漢光　(向雨衣看，由注意而驚愕。) 吓？這是誰的雨衣？

雅琴　這你就不用問啦。反正我這裏是非常的危險！請你趕快走出我的門去！

漢光　(機警的懷疑) 雅琴，你眞把我賣啦？

建人　你管她呢！咱們趕快走，就得啦！

漢光　不對吓！她既然賣了我們，走出門去，還不是有危險嗎？

雅琴　（忽受電觸似的一陣心酸）漢光，請你等一等，我還有話對你說！

漢光　甚麼話？快說！

雅琴　（走到漢光身邊，伸手摸他的衣襟。）阿呀，你真有秘密的符號！還不趕快給我摘下來！

建人　吓！你怎麼知道的？

漢光　是誰告訴你的？（用力扯去襟上的制錢）

雅琴　你們都不用管！反正趕快把他摘下來，免得出去受危險！

〔漢光與建人面面相覷。半晌，建人連推帶抱的把漢光擁向門口去。忽然三兒在門外咳嗽一聲。三兒跑進門來。雅琴追上漢光，一把拉住。〕

雅琴　你們都有手鎗沒有？

〔漢光與建人由身邊取出手鎗，向着門外。〕

漢光　是誰？快進來！

〔羅媽忽從門外走來，見二人提鎗相對，"阿呀"一聲，逃出門去。雅琴跟出門去。〕

漢光　我不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建人　我也不明白！反正這地方是有危險就是囉！（迴頭見三兒掩着耳朵坐牀沿上，走過去，一把抓住三兒。）

三兒　阿呀！老爺救——救命！

建人　我問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三兒　我——我——我不知道！

〔雅琴進門，做手勢要王張出去。王張各納手鎗於襟下，跟她走出門後，蕭煥雲提着手鎗，由牀後小門走出。三兒大咳其嗽，煥雲握鎗恫嚇。三兒逃出門去。羅媽正進門，與三兒撞一滿懷，她一見煥雲提鎗在手，反身欲逃。被煥雲一聲喝住。〕

煥雲　站住！你們爲甚麼要把兩個革命黨放走？

〔雅琴突然進門〕

雅琴　好一個忤逆不孝的乾兒子！你居然胆敢恐嚇乾娘！

煥雲　呸！甚麼乾娘不乾娘！我要你們趕快把兩個革命黨交出來！要不然，就把你們一起帶回衙門去！

雅琴　嘻！兩個革命黨？你甚麼時候把革命黨交給我們，替你看守的？

煥雲　哼哼！革命黨的大頭目張漢光來啦，你們爲甚麼要放他走？（對雅琴漸漸軟化）你爲甚麼不幫我立這個功？

雅琴　我問你，你怎麼知道剛纔來的就是張漢光？

煥雲　我在你媽房裏，聽得淸淸楚楚，他的確是張漢光，一點兒也沒有錯。我還聽見你問他們有手鎗沒有呢。

雅琴　那麽你是當偵探長的，爲甚麽不早一點兒跑出來抓住他們？你明明知道外面有革命黨，睜着眼睛看我們把革命黨放走！我們當然是有罪。你呢？"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臨陣脫逃，就該砍頭！好意思還伸着手向我們要革命黨呢！

煥雲　哼！你眞會駡人！駡夠了沒有？

雅琴　我們是隱藏革命黨的罪人。那兒還敢駡你蕭大人。這回兒就等着你蕭大人的發落，把我們帶回衙門去辦罪去！

煥雲　哼！別駡人啦！我就要走。（走到衣架邊去取雨衣）

雅琴　（搶住他的雨衣）你這回兒可出去不得，門外還有幾百個革命黨等着你呢！

煥雲　是眞的嗎？（看出雅琴戲弄的神色）別開頑笑啦！我佩服你。這省城裏整千盤萬的人，我就

佩服你一個人。今天又是我輸在你手裏！你們的張四爺想必也跑遠啦！你也可以放心啦！（拿了雨衣，一直的往外走出門去。雅琴指揮三兒去關門。）

雅琴　（走到桌邊，取出酒來，又滿飲一杯。然後走到翠媽身旁，猛拍翠媽肩。）媽嘍，成功咧！您快要做老太太咧！想不到今天在無意之中救了我的——張淡光！哈哈哈哈！

——幕落——

第二幕

〔佈景……還是與第一幕相同，不過桌上的貴重物件完全撤去，床上帳褥全部換上舊的了。砲聲前後還聽得零零碎碎的餘聲。陽光由窗外送入。但是屋裏的人因爲這兩天來飽受虛驚，疲倦已極。一個個都存着一個"朝不謀夕"的心理。連日子都過得迷糊了。那裏還管得了甚麼鐘點？大約是在黃昏時候。雅琴蓬着頭，穿着一身深藍布衣，打扮得像鄉下女人一樣，躺在沙發上看小說解悶。羅媽由門外走進來，喪魂失魄似的在房裏來回打轉。〕

雅琴　（翻書長歎）你老人家坐一回兒好不好？

這樣來回的跑，有甚麼意思？

羅媽 （指外面，作驚愕狀。）你聽！這不是放炮嗎？這一炮不知要死多少人！

雅琴 你管他呢！你能够跑出去救他們嗎？見鬼！那裏放甚麼炮？（拿起書來又要看）

羅媽 別看書囉！吃飯的事怎麼樣？

雅琴 有飯就吃，沒飯就挨着餓等一天。反正總要完的。我們住在城裏怕甚麼？不管誰當家，總不能挨家挨戶的殺我們老百姓。

羅媽 你聽！外面有人聲！南無阿彌陀佛！菩薩保佑！南無阿彌陀佛！

雅琴 你出去瞧瞧去！外面有人在那裏打門！

羅媽 三兒那死鬼又跑出去啦！我一個人去開門？知道是誰！

雅琴 （靜聽一回）可不是三兒回來啦！

羅媽　（走到門口問）是三兒嗎？（略頓）噢！我就來開啦！

〔羅媽走出門去。雅琴依舊看她的書。一回兒，三兒揹着一個破舊的衣包進房，把那包向牀上一摔。〕

雅琴　甚麼東西都往我牀上扔？髒不髒！

三兒　是三姨媽的衣包。三——三姨媽跟我回來囉！

雅琴　放你娘牀上去！挺髒的東西！

〔三兒揹包出牀後小門。羅媽帶着她的姊姊，鄉下老外婆樣的三姨媽，同進門來。〕

三姨媽　（兩手提着唸珠，嘴裏不住的唸佛號。一眼看見雅琴在沙發上招呼她，急忙合十向空通誠一番，然後收起唸珠，走到沙發前。被雅琴一把抓住她一手。）

雅琴　三姨媽，你怎麼到今天纔跑進城來？鄉下還好嗎？

三姨媽　噯唷！阿彌陀佛！別提啦！鄉下都

給長毛搶囉！

雅琴　那兒來的長毛？

三姨媽　哦，不是長毛，是反叛的官兵！姑娘，你還不知道嗎？城外的官兵在昨天天沒亮的時候就造起反來囉？聽說東門外一個村裏，昨天殺死了三十多人！這不是長毛是甚麼？

雅琴　你們莊裏呢？

三姨媽　我們莊裏沒有搶。我們有菩薩保佑，長毛那裏會搶到庵裏來？你還不知道嗎？從前真的長毛造反的時候，他們都怕菩薩！長毛信奉邪教。他們要拆關帝廟，關聖帝君站在廟門口，叫周倉大將軍把放火的長毛殺了一千零四十八個　到後來，死長毛都躺在廟門外，一千零四十八個人頭都掛在大殿裏面的樑上。你說奇怪不奇怪？菩薩眞靈驗，今天清早我逃進城來，一路唸菩薩，直唸到如今，一個長毛都沒有看見

我！這不是菩薩保佑是甚麼？姑娘，你看見過長毛嗎？不對，我說錯啦，我問你看見過革命黨沒有？

雅琴　我也沒有看見。

羅媽　三姨媽，你弄錯囉！革命黨不是長毛。長毛是殺人放火的。革命黨是救國救民的。

三姨媽　(大搖其頭)呵！我不相信。這時候，天下太太平平的。誰要他們來救我們？誰說他們不殺人放火？不信，你到鄉下去看去！不用到鄉下，就在你們城裏，這兩天也不知道殺了多少人呢！阿彌陀佛！(合十向天)菩薩保佑！我在城門口還看見殺死的人呢！

雅琴　你爲甚麼要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進城來呢？

三姨媽　姑娘，不瞞你說，我是怕那個鎗炮的聲音哪！

雅琴　吓！你有菩薩保佑，廟裏又不怕他們進來搶，爲甚麼還要逃？

三姨媽　（又合十）阿彌陀佛！我是一來不放心你們，特地進來看看你們。二則呢，城裏的消息靈通，大師太要我順便來打聽打聽，這一回造反的頭兒，是不是那一年想要封禁花觀寺院的那個康有爲！如果是康有爲他們那班人，老師太說，這天下就要大亂啦！只怕比長毛還要鬧得凶！阿彌陀佛！

羅媽　不對的！這一回可並不是康有爲當頭兒，是我們的姑老爺！

三姨媽　（張口吐舌）是——眞——的嗎？阿呀！好姑太太！你怎麼會讓他去做這樣……？這是……？你們姑老爺是吃洋敎的嗎？

雅琴　（故意借她開頑笑）他是不信洋敎的。

三姨媽　阿呀！不信洋敎，怎麼會想造反？

聽說他們是要把皇帝轟出宮去，接洋鬼子進來做皇帝！

雅琴　你怎麼知道的呢？

三姨媽　哦！外面都那麼說呀！

雅琴　那麼你相信不相信他們的話呢？

三姨媽　我爲甚麼不相信？我進城的時候，還親眼看見城門口有十來個兵抓住鄉下人就要剪小辮兒，不剪就要殺頭！好姑奶奶！你想，不是喝了外國人的迷魂湯，痰迷了心竅，爲甚麼要把祖宗傳下來的一條小辮兒無緣無故的剪掉？剪掉了小辮兒，我們中國人，還像個甚麼樣子？和他們外國人，還有個甚麼分別？這還不是外國皇帝派他們來做的奸細嗎？

雅琴　你聽見鄉下的人都是這樣的說嗎？

三姨媽　可不是嗎？你趕快去勸勸你們姑老爺，還是改邪歸正，趕快投降了官兵，把他們

那些造反的人統通騙過來，送到撫台衙門裏去，辦他們的罪。皇帝喜歡了，就可以放欽差，戴紅頂兒，雙眼花翎，欽賜黃馬褂！多麽顯煥！聽說長毛的時候，戴紅頂兒，穿黃馬褂的，一大半部是改邪歸正的長毛！你們姑老爺還不能照樣的辦嗎？姑老爺戴了紅頂兒，你就是一位一品夫人！那麽一點點兒的小紅頂兒，（用手比做很小的樣子）小花翎兒，戴在滿頭珠翠的中間，眞是天下再威光沒有的事啦！比當長毛的妻子！不好得多嗎？

雅琴　媽，你去叫三兒進來，問問他，街上的情形到底怎麽樣啦？你聽！這不是炮聲嗎？

（遠處隱隱有開炮的聲音。三兒捲耳跑進門來。）

三兒　不——不好啦！他們在我們大門口開炮打進來啦！

（關老媽一聲栽倒，爬在地下，向着磕響頭，雙手合十求天，口中唸唸有詞。三兒急得雙手抓股前後亂鑽。雅琴也不得不站

起。坐沙發上。〕

雅琴　你把大門頂住了沒有？

三兒　我呀？我把桌——桌子，椅——椅子，梯——梯子，罈——罈子，甚麽東西都頂在門上啦！要不是我——我把門頂住，炮——炮——炮子兒早就打在門來啦！

雅琴　胡說八道！這放炮的聲音還遠着呢！那兒會打到我們門口？這麽一點兒炮聲，你們就嚇得魂都沒有啦！既然是開了炮，我們還得大家想個主意！儘磕頭有甚麽用處？

〔兩老太相繼爬起來。兩手還是不斷的向空合十默禱。三兒替三姨媽檢起落在地板上的唸珠。三姨媽急忙伸手搶過去。〕

三姨媽　阿呀！你的手乾凈不乾凈？拿我的唸珠！

三兒　我這手不乾——凈，可比這地——地板乾——乾凈一點兒！

三姨媽　聽不出你的嘴倒怪厲害！

三兒　我——我就是不會唸佛！

雅琴　三兒，我問你！大街上到底有兵沒有？

三兒　大——大街上有——有的是兵！有大——大兵，有小——小兵。有穿軍衣的兵，有不穿軍衣的兵。

雅琴　大街上的店舖開了門沒有呢？

三兒　有開——開門的。不——不開門的多。家家門口都掛一塊白布。東邊周二嬸子家門口都掛白布。我問雜貨舖裏的周——周夥計，爲——爲甚麼要掛白布。他——們說，革——革命黨勝了就掛——掛白布。革命黨輸了，趕——趕快就去掉白布，革命黨看——看見不掛白——白布的就要殺。官兵看——看見了白布也要殺。

羅媽　那麼我們還是掛不掛呢？（看雅琴的劝

色。)

三姨媽　哦！掛不得！掛不得！萬一給官兵看見了，我們的性命都沒有啦！

雅琴　三兒，你給我到門口掛白布去！

羅媽　(吞吐半晌，方纔說出。)姑娘，我看還是慢一點兒掛出去的好吧？萬一官兵來了怎麼辦呢？

雅琴　如果不掛出去，萬一被革命黨看見了又怎麼辦呢？(略頓)你沒聽見三兒的話嗎？官兵見了掛白布的要殺。革命黨見了不掛白布的要殺。我們現在好比押寶賭錢，反正只有這兩門。不押這一門，就得押那一門。一門不壓，照樣要死！死了之後，還不是一個不明不白的屈死鬼，有冤都沒處去伸訴！

三姨媽　唉！姑娘！你不要性子急！常言說得好，"三條大路走中間。"

雅琴　對啦。三條大路可以走中間的一條。

如今呢，你沒聽見嗎？我們眼前只有兩條路。這一條是掛白旗，那一條就是不掛白旗。你說的那條中間的路在那裏呢？

〔三個人面面相覷，靜默半晌。羅媽又要開口，被雅琴揮手止住。〕

雅琴　我生平頂恨的就是那種愛騎兩頭馬，沒有一定準主意的人！三兒，你聽我的話！開了大門，掛出白旗去！鬧出甚麼事來，我一個人去擔當！

三姨媽　掛白旗就是幫革命黨造反！讓皇帝知道了，是要滅九族的！

雅琴　你們怕，你們都可以馬上搬出去！讓我一個人在這兒掛白旗！

羅媽　你要掛就掛！我活這大的歲數，還怕死嗎？反正左右總有一死！三兒，你去掛去！

雅琴　三姨媽，你怕不怕？

三姨媽　我不怕！我有菩薩保佑！官兵，革命黨，兩邊兒都不怕！

雅琴　那麼三兒趕快掛白旗去！

三兒　拿甚麼東西去掛呢？

〔外面有叩門聲。屋裏突然寂靜。大家側耳靜聽。〕

羅媽　是那個蕭偵探長！姑娘，還是開不開？

雅琴　三兒，你先去開他進來！

〔三兒急忙走出門去。〕

三姨媽　（喜形於色）偵探長是官兵衙門裏的嗎？

羅媽　是的，他是撫台衙門裏頂有勢力的人！

三姨媽　可不是嗎？幸虧你們還沒有掛白旗出去！我說官兵是終究要來救我們的。

〔蕭偵探已將髮辮剪去，穿着一件破舊的竹布大褂，臂上纏

紮一條白布，走進門來，已不像先前那樣的氣概。〕

蕭　哈！你們為甚麼還不掛白旗出去？撫台衙門口都已經掛了頂大頂大的白旗啦！你們沒聽見剛纔放炮嗎？新都督已經接印，安民告示已經貼了滿街。聽說不掛白旗的就算是反叛，趕快掛出去！

羅媽　蕭大人，怎麼你的辮子也剪掉啦？

蕭　呵！不剪辮老子就沒有命！還了得！噯，不錯，你們往後再別叫我"大人"啦！現在大人，老爺，一概要取消！新都督上了任，抓到大人就砍頭，逮住老爺就鎗斃！叫我大人，不是要我的命！

雅琴　那麼你還拿革命黨不拿呢？

蕭　（驚惕）你要送我的命嗎？怎麼到這時候還說這話？我求你，下回再別提這話，成不成？如今革命黨當道，我還要打我的主意。不錯，乾娘，別的話少說，總先叫三兒把白旗掛出去。查着

了，可不是玩的！

羅媽　那麽掛甚麽出去呢？蕭大……？

蕭　甚麽都行。只要是白的。被單，褂子，撕一條白布；都可以掛出去！不掛，馬上就有危險！

〔羅媽走出門去。三姨媽手提唸珠，坐椅上出神。蕭雲自己端一椅子，挪近沙發坐下。側轉頭去，望着三姨媽。三姨媽看見他眼光望着自己。覺得很窘，顯出很不安的樣子。〕

三姨媽　我倒要請問您，如今的皇帝到底有沒有呢？

蕭　嘜！皇帝！早就退了位啦！你那串唸珠兒這時候也用不着啦！趕快把他收起來！要不然，給他們革命黨看見了，就得要鎗斃！

三姨媽　阿呀！阿彌陀佛！菩薩都要鎗斃嗎？

蕭　張四太太，我有一件要緊事，要給你商量。(向三姨媽看了一眼)

雅琴　三姨媽，請你到我娘房裏去坐一回兒，好不好？

三姨媽　好，好，阿彌陀佛！（睒着乾枯的老眼，垂頭喪氣的走出房去。）菩薩都不許念啦！唉！

蕭　我報告你一樁喜事。你該怎樣的謝我？

雅琴　甚麼喜事？

蕭　你那位張四爺，今天到這兒來過了沒有？

雅琴　沒有吓！你在那兒看見他啦？

蕭　嘜！我看見他啦！在撫台衙門口看見的。

雅琴　他如今怎麼樣啦？

蕭　嘜！他做了官啦！頂大頂大的官！我看見他，騎着一匹高大的白馬，帶了許多革命軍，進撫台衙門去。我聽街上人說，他就是革命軍的統領，所有城裏城外的新軍全都歸他管。比都督

還要大！

雅琴 （很高興的從沙發上站起）你看，是不是？前天晚上，幸虧我沒有幫着你把他綑住！

蕭 你再別提以前的話罷。我還有正經事要給你商量呢。

〔羅媽由外面慌慌張張地跑進房來。蕭煥雲正待開口，羅媽急搖手，叫他們別做聲。門外一片嚷嚷嚷不休。一回兒先走進一個服裝不整齊的兵士。〕

甲兵 你瞧！這兒不是一個花娘姑嗎？弟兄們快進來！

〔甲兵大踏步進屋，後面跟着四個兵，服裝與甲兵一樣不整齊，臂上都纏一條白布，腰間都插着一把晶亮的小刀，笑笑嚷嚷地一湧進屋。甲兵端一椅子先坐下，把手裏的一把小刀子在桌子邊上插住。嚇得羅媽魂不附體。〕

甲兵 你們這兒有幾個姑娘？趕快叫出來看看！

羅媽　我們這兒沒有花姑娘！

甲兵　放你媽的屁！這不是花姑娘是甚麽？

羅媽　這是我們張公館裏的張四太太。怕是你們認錯了吧？

乙兵　狗屁！甚麽太太不太太！趕快唱一個好聽的給老爺們聽聽！唱得好，就有賞！不唱就要你們的狗命！

丙兵　奶奶！老爺們沒有大洋錢嗎？瓜子，香烟，都捨不得拿出來給老爺們吃？你瞧瞧，這不是大洋錢？（由身邊掏出一把洋錢擲桌上，與甲對面坐下。丙，丁，戊等均各坐下。）

甲兵　（向蕭）混賬東西！還不給老爺們倒茶來？站在那裏等死？（拔起刀來向蕭刺去，被丙兵攔住。）

丙兵　二哥，你又喝醉啦？咱不是來取樂兒的嗎？拿起刀子殺人幹啥？

甲兵　我宰他個奶奶的！

乙兵　叫她唱一個就完了咪！

丙兵　快唱！

丁兵　對！對！唱了就完！俺先唱一個，的而東——龍個龍低龍的東，店主曖曖東啥……龍的東……

甲兵　你倒是走過來吓！（伸手去拉雅琴。蕭避開。甲兵大怒，踢椅站起。大家一同站起。）

丙兵　我要打他這不識抬擧的王八！

丁兵　打！打！

乙兵　把他綑起來！

〔丙丁拔刀向蕭。蕭擧起椅子相抗。甲兵拔出手鎗向蕭。蕭放下椅子。乙丙丁把蕭綑上。戊走到房門口，向外探望。〕

甲兵　帶他到營裏去鎗斃！

乙丙丁　帶走！走！

戊兵　慢一點兒！外面有人來啦！

甲兵　奶奶！誰敢進來就揍誰！太爺們命都

不要拚，還怕誰？

〔乙丙丁三人已將煥雲兩脚捆好，按倒在地，由煥雲身邊掏出鈔票現洋等等，槪一交給甲。羅錡雙手合十，正要跪下哀求。忽見門外走進一個服裝較爲整齊的己兵；手裏提着一支手鎗，鎗口向戊。〕

己兵　站住！把手伸起來！

〔門外又來一個同樣服裝的庚兵。甲兵見己庚都有鎗在手，立將自己的手鎗藏褲袋中。〕

庚兵　誰也不許動！動一動就開鎗！（向門外）預備！有人走出這門，就開鎗！（向甲等）你們都伸起手，站到一邊兒去！司令來啦！

〔甲乙丙丁戊五人同跑到台左，站成一排。戶外高喊"舉鎗！鎗放下！"等口令。屋內己庚二兵並立台右。寂靜片時。張漢光由門外緩步走進門來。他身上已穿着很漂亮的西裝。己庚急向張立正。張向週圍一看，然後走到台中，向甲乙丙丁戊五兵怒目而視。五兵舉手致敬。〕

漢光　你們跑這兒來幹甚麼的？

甲兵　下回再也不敢啦！

漢光　我沒有給你們說過嗎？我們是革命軍，革命軍的天職就是爲人民造幸福，要救國救民！誰叫你們偷着出來胡鬧！這樣的攪擾老百姓，還要我們革甚麼命？

甲兵　回司令的話，我們認錯啦，該死！

漢光　還不給我快滾出去！下回再查出你們在外面胡鬧，非鎗斃你們不可！快滾！

〔甲乙丙等又行一禮，然後魚貫而行。走到房門口，又回過頭來，行一禮。漢光以目示意，命己庚二馬弁押送他們出去。羅媽急忙倒一杯茶，雙手遞給漢光。漢光伸手接杯，忽又縮回，回頭望着雅琴，拔出手鎗。〕

漢光　雅琴！走過來！

雅琴　（不慌不忙的走到左方，站住不動。）有甚麼事，司令？

漢光　我問你。你自己憑良心說，對得住我，還是對不住我？

雅琴　呵！我也要問你。憑你的良心說，還是對得住我，對不住我？

漢光　（怒極，擧鎗向林胸口，做要開鎗的姿勢。羅媽急切跪地哀求。）

羅媽　四爺，求您饒了她罷！

雅琴　（向羅）饒我做甚麼？我犯了甚麼罪？要他來饒我！

漢光　你沒有犯罪？你爲甚麼要自稱爲“張四太太”？爲甚麼大門口要貼我“張公館”的條子？這不是你故意要侮辱我嗎？

雅琴　哈哈！這就是我犯的罪嗎？哦！我不該稱“張四太太”！我門口不該貼上“張公館”！這就算是我故意的侮辱你？我倒要請問，除了你張司令之外，天下就不許第二個姓張排行第四的

嗎？

漢光　（大受震動，劍尖漸漸向下，倒退一步。）原來你所說的“張四爺”並不是我！哼哼！人家說我是在那裏做夢！今天纔知道我是真在那裏做夢！本來呢，前天你已然把我轟出去啦，我今天爲甚麼還要到這兒來？可不是我睜着眼睛在這兒做夢嗎？

雅琴　慢著！你這人講理不講理？

漢光　我爲甚麼不講理？

雅琴　你旣是講理的，爲甚麼要誣賴人？

漢光　甚麼話是我誣賴了你？

雅琴　前天晚上是我轟你出去的嗎？不錯，就算是我轟了你。但是，你可知道，我爲甚麼要轟你走？

漢光　我不知道，你說我聽。

雅琴　慢一點兒，媽，你先把他（指着煥雲）解

開了繩子 帶他到你房裏去坐。這都是你們的大兵幹的好事！（漢光要問，被雅琴做手勢止住，就沒有問出口來。羅媽將俠雲脚上繩子解開，帶他進自己房裏去。）我不願意讓他聽見我們所說的話，所以先把他打發出去再說。

漢光　這人是你的甚麽人？

雅琴　你不用問，他是我的甚麽人。我倒先要問你，你可知道，他是你的甚麽人？

漢光　（詫異）我又不認識他。他那裏是我的甚麽人？

雅琴　我告訴你說，他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漢光　他在甚麽時候救過我的命？

雅琴　就是前天晚上的事！

漢光　前天晚上？（想了一想）他怎麽會救我的命？

雅琴　我先問你，你前天在大襟上釘的那

個康熙制錢，到底是甚麼暗號？

漢光　（恍然大悟）不錯，前天是你給我摘掉的。要不然，前天晚上就許要大失敗！這是你的功。與他有甚麼相干？

雅琴　"與他甚麼相干"？哼！要沒有他，我坐在家裏，怎麼會知道你們有甚麼秘密的符號？

〔羅媽由牀後門裏走出，向林示意，要她走出去，林不理她。張掉轉頭去，看見羅媽鬼鬼祟祟地站在牀邊，再看雅琴。雅琴却做得若無其事的坦然站着。〕

漢光　他到底是你的甚麼人？

雅琴　我告訴你說罷。他就是我姑媽的乾兒子。（指羅媽）就是她的兒子。（與漢光耳語，漢光微笑。）媽，你把你兒子帶出來，大家見見。

漢光　很好，請出來大家見見，

〔羅媽又進後屋去。漢光把手館放皮袋裏，坐了下來，喝一口茶。羅媽帶煥雲進屋。煥雲走到漢光面前，深深鞠一躬　漢光

站起，請他在左方坐下。張煥落坐後，雅琴依舊坐在沙發上。漢光脫帽放桌上。〕

羅媽　我這孩子是甚麼事情都不懂的，請司令要包涵一點兒。還要求司令賞他一碗飯吃。

漢光　你以先當過甚麼差使？

羅媽　（向煥雲）你可以老實報告司令。你妹妹已經替你說過一點兒啦。

煥雲　我以前在上海當過兩年法租界的包探。去年朋友薦我到這裏來在撫台衙門裏當一名密探。今年春天纔升的密探長。

漢光　那很好。你願意跟我出去辦事嗎？

煥雲　（站起）我願意伺候司令，在司令身邊當差。

漢光　聽說你很能幹，我很想借重你。今天晚上，到都督派我去接收藩台衙門。你可以幫忙嗎？

煥雲　願意伺候司令，不論甚麼事都願意幹。

漢光　好極啦。你可以把這裏潞庫的利弊大概說一說嗎？

煥雲　（擡頭見雅琴正注意聽着，蹙眉低頭。）回司令的話，在這裏談話，很不方便。還有許多要報告司令的話，煥雲的意思，打算跟司令回公館去再說。

雅琴　（站起發怒）你們怕我聽見，我可以躲開去。

漢光　不要緊的。（也站起。煥雲跟着起立。）有話回頭再說罷（向羅媽）你們可以趕快預備，明天一淸早，我就派人來接你們到韓家花園去住。（向煥雲）你這回兒就可以跟我走。明天一早到這兒來帮她們搬家。

（漢光帶着煥雲正要往外走出去。雅琴走到漢光身邊，攔住

他們〕

雅琴　你就這樣的走了嗎？

漢光　我還有很要緊的公事，立刻要去辦。

雅琴　你可以打發他（指煥）先走。我還有話給你說。

漢光　好。（向煥）那麽就請你在外面等一等。我也就要走啦。

〔煥雲做出很高興的樣子，先走出門去。雅琴站在漢光面前，細細地看他的臉。漢光只得站住，也對她臉上看。程媽急忙跟出門去。〕

雅琴　漢光，你近來消瘦多啦！

漢光　你呢？還不是也瘦了嗎？（兩手在雅琴肩頭漸漸加緊）我有許多的話要給你說，可惜一回兒就要去開大會。今天一晚，只怕又是沒有功夫睡覺的囉，我打算明天接你到韓家花園的公館裏去，就在我司令部東邊。今晚大會開過之後，大

概甚麼事都可以有一個頭緒。明天就可以給你痛痛快快地談一天的話，好不好？

雅琴　漢……光……！（欲言不語，徐徐低頭，舉兩手緊握漢光兩肘。）

漢光　甚麼事？

雅琴　哈哈！你果真回來啦！我跟你兩個人……這樣的站着……做這樣的夢，也不知做過多少回啦！但是……

漢光　但是怎麼樣？

雅琴　但是在我的夢裏……你……你跟我兩個人在一塊兒的時候，總有一個人把你搶了去！（她的頭漸漸靠近他的胸口）

漢光　那一個人是誰呢？（左腕抱她的頭）

雅琴　我也不知道是誰。我問你，聽說你娶了一位日本太太，現在帶來回了嗎？

漢光　（驚詫）胡說八道！那兒來的謠言？真

是豈有此理！這謠言是誰造出來的？你快告訴我——說！

雅琴　這你也不用問，也許是我由夢裏帶回來的。我這兩年盡在夢裏過日子。有很甜蜜的夢。有非常痛苦的夢。夢裏看見你……跟我兩個人……就只有你，我，兩個人……窮苦到不得了。但是你還是那樣的愛我，我還是愛你……哦！一回兒又好像你做了頂大頂大的官……不對，簡直是做了皇帝……你做了皇帝，可就不要我啦！好像有一個人把你搶走啦！唉！我這樣的做夢眞做怕啦！我就怕這一回兒，也是在這兒做夢，還是有人要把你搶走！我的漢光！

漢光　（吻她的額角）雅琴，你不要傷心！好啦！你的漢光回來啦！永遠跟你在一塊兒。我們從前盼望的好日子就在眼前啦，這正是你我喜歡的時候，又何苦要傷心呢？

雅琴　你還是我的漢光嗎？（漢光點頭。她又抬起頭來，細細看他的臉。）怎麽？你現在好像不是我的漢光啦！

漢光　我永遠是你的漢光！你也永遠是我的雅琴！

雅琴　那麽你剛纔爲甚麽要聽了姓蕭的話，說走就走，一句話也不想給我說呢？

漢光　吓？他不是你介紹的人嗎？

雅琴　我沒有介紹他。我也永遠不願意介紹他。不錯，他是我姑媽的兒子。但是……

漢光　但是甚麽？

雅琴　但是我恨了他啦！我恨極了他！他是個小人！我再也不願意見他的面！我不願意你用他！

漢光　爲甚麽呢？

雅琴　因爲……因爲他剛纔想把我的漢光

奪了去！

漢光　瞧瞧！你自己的氣量小不小？我還道是你聽到甚麼謠言囉。原來是爲他！他是一個男子，他怎麼可以把你的漢光奪了走？

雅琴　那麼他剛纔有甚麼私話，要背着我給你說？我就爲這個恨他！

漢光　你看，你還是這樣的孩子氣！

雅琴　是的。我不願意看見那樣的小人！漢光，你能夠答應我一句話不能？

漢光　答應甚麼話？

雅琴　你答應我……從今以後，他告訴你甚麼話，你都得告訴我。要不然，你就不能算是我的漢光！

漢光　這有甚麼不可以的？我答應你就是囉。

雅琴　（喜歡已極，緊抱他的腰。）好，好，這纔是

我的漢光呢！

〔漢光正要抱她相吻。忽見三兒急急忙忙走進房來，急撤手。〕

漢光　甚麼事？

三兒　（急要退出門去，已來不及。）我——我——有報——報告。

漢光　甚麼報告？

三兒　你——你帶來的兩個大兵叫我問你，許——許他們進這屋來報——報告嗎？

漢光　報告甚麼事？

三兒　說——說是都——都督府裏派人來催請你去開——開會。

漢光　你去告訴他們，我馬上就走。

〔三兒跑出門去。漢光急忙取了桌上的帽子戴好，戀戀不捨的走出門去。〕

雅琴　（微笑低頭）哈哈！張漢光還是我的！

我——的——潢——光！永遠是我的潢光！

——暮落——

第 三 幕

〔佈景……韓家花園菊圃中之一角。中間偏左有一茅亭。亭前掛着紅綢。亭中懸小紅紗燈。燈下石桌上放着酒菜。兩位下級軍官坐在那裏豁拳喝酒。左方一帶矮白牆的中間，開一圓洞門，是這韓家花園劃分內外兩部的一重關口。右方有一葡萄架，卻是繞到外部去的迴廊的盡頭。迴廊下面也掛着許多小紅紗燈。園中到處只見各色菊花，在燈影月光之下，爭豔比美。亭裏兩個人正在那裏三拳兩勝的豁得非常高興。〕

甲軍官　不成！不成！這麼喝酒太不痛快！來來來！俺們來乾他個三杯！

乙軍官 好，好！老大哥，你請罷！（舉起酒來捫斟兩杯。對杯後，一飲而盡。三兒穿着中級軍官的制服，掛着指揮刀。由圓洞門裏大模大樣的跑出來。）

三兒 誰——誰叫你們在這兒豁拳的？太——太太在裏頭罵——罵人，你——們倒在這兒快——快活！

甲軍官 你說的是誰呀？

三兒 我——我說的就是你！

乙軍官 （怕他們衝突起來，急忙站起讓坐。）來來，三哥，俺們三個人坐下來乾一杯。喝完就收場。你說好不好？

三兒 我——我不愛喝酒。

甲軍官 本來咪，酒是有福氣的人纔能夠喝，酒是神仙喝的。不三不四的人也配喝酒？

三兒 你——你罵的是誰呀？

甲軍官 （模倣他的怪相）我——我罵的就是

你！

乙軍官　得啦，得啦！俺們都是自家弟兄，擡甚麼槓？

三兒　我——我沒有給他擡槓！

甲軍官　我——我就愛給你擡槓咪！

乙軍官　別搗亂啦，老大哥。（走出亭子，向三兒低聲說。）我們老二喝醉啦，你別理他！

三兒　喝——喝醉酒，也不該罵人吓！

甲軍官　（擲杯站起）那一個王八蛋纔喝醉了酒！

乙軍官　噯，噯，噯！自家弟兄，像甚麼樣子？

甲軍官　誰跟誰是自家弟兄？那一個混蛋的跟小王八是自家弟兄？哼！甚麼事情瞞得了我？

三兒　你——你罵誰王——王八蛋？

甲軍官　嘻！這兒除了他，就是你！俺還能罵俺的兄弟嗎？好小子，你想一想，這一點兒還不明白嗎？嘻，嘖，嘻！（兩條腿幾乎撐不住他的重量）

三兒　你——你敢罵我！

甲軍官　罵你？還要揍你呢！你還道俺不認識你啦？穿了一身軍衣，就把自己的八字兒都忘啦？你是甚麼東西？請你自己溺一泡尿，把自己這尊容照一照，配不配穿這一套軍衣？告訴你說，掛這一把刀，也得有一點兒資格！有一點兒身份！你還道是掛着刀是好玩兒的？（三兒不願聽他的話，往前走了兩步。）嘖！嘖！還美着呢！你這兩步，就不像是個掛指揮刀的樣兒！這那兒是軍人的步伐？這明明是拖着尾巴在地下爬！（走到三兒身邊，模做他的樣子。分明是故意和三兒挑釁。）

乙軍官　二哥，你將就一點兒成不成？今天是老太太的生日。別淘氣啦！

甲軍官　甚麼老太太？你說俺眼睛裏就沒瞅見過老太太嗎？甚麼東西——老太太！

三兒　你敢駡我們老太太？

甲軍官　駡啦，怎麼樣？小男子！

〔三兒反抗。甲軍官一拳打過去。三兒往下一蹲，去搬他的腿。甲倒地。三兒掉轉臉就往裏跑。蕭煥雲由圓洞門裏走出，幾與三兒撞一個著。煥雲穿的馬褂鈕扣上掛着許多徽章。精神較前更足。三兒立正，舉手行禮。〕

三兒　報——報告副官長，他——他——他欺負我！駡——駡我小王八蛋！還駡我們老太太！（指着剛爬起的甲軍官。甲乙兩軍官向蕭立正。）

煥雲　胡說！你給我仔細一點兒！我還有話給你說！（向甲軍官）王排長！你這大的歲數，何苦跟這小孩子淘氣？

甲軍官　回副官長的話，俺們革了命，成了功，一杯得勝酒都沒有喝！今天好容易，在這兒

喝一口酒，給老太太祝壽，他一跑出來就駡開啦！他就不許俺們喝酒！

三兒　………

煥雲　不許你多說！當了官兒，也得像個當官兒的樣子！吵吵鬧鬧的，還成個甚麽體統？我有一件要緊的事，你們三個人都給我記着！（三人默然）往後，不論甚麽事，你們要報告司令的話，都得先報告我！我沒有答應，就不許你們直接去報告司令！聽見了沒有？（三人一齊稱“是！”）有客來會司令，也得先報告我！（向乙軍官）請你就把我這話去通知號房！

〔乙軍官往外走去。煥雲與甲軍官密語。三兒往裏去，走到亭前，看見圓洞門裏有人走來，便縮住脚，向門裏探望。然後跑過來報告煥雲。〕

三兒　司——司令來啦！

煥雲　（做出高聲向二人訓話的樣子）往後你們不

論辦甚麼事情，都得抱定一個宗旨。甚麼宗旨呢?就是勤——快——兩個字。我們是革命的軍人!爲甚麼要革命? 就因爲他們當滿奴的軍人，全失敗在懶——慢——兩個字上，我們的司令就是天下第一個勤快的人!

[恰巧這時候，張漢光與林雅琴二人並肩跨出圓洞門。煥雲的最後兩句話被漢光聽得清清楚楚。雖不見得"喜形於色"，但是……似乎"精神爲之一振" 雅琴要向後轉身進去，被漢光一把拉住。]

漢光　煥雲，你還沒有走?(甲軍官向漢光煥雲立正後轉身往外去。)

煥雲　(立正)回司令的話，我在這兒告訴他們，大家都要借司令勤快的精神做榜樣，大家打起精神來，替國家辦一點事。

漢光　對！你們就不要學劉都督的榜樣?像那種抽大煙的精神，就應當跟滿州政府一樣，同

歸於盡！

煥雲　(眉眉諂笑，做到十足。)是啦，劉都督那樣的人，如果能夠成功大事，滿州政府也不至於亡啦！

雅琴　對啦！我聽人說，劉都督頂喜歡拍馬屁，是眞的嗎？

漢光　(毅然決然的說)我就頂不愛拍馬屁。我敢說。我今生沒有拍過人的馬屁！所以我也不願意人家拍我的馬屁！

煥雲　實在的話，司令如果能夠拍馬屁，劉都督也不至於忌妬您，跟您鬧意見啦！煥雲雖然見識淺，閱歷不夠，但是見過的人可也不少。像司令這樣的不歡喜人家拍馬屁，可以說，從來沒有見過。

漢光　對！對！你聽，只有他，纔能夠知道我！我是向來不喜歡人家拍馬屁！

煥雲　如果司令愛用拍馬屁的人，我們這些人還能夠伺候您嗎？

雅琴　你說這句話，不是拍馬屁，是甚麽呀？

〔這時候煥雲與漢光都開不得口。雅琴也自覺過於令人難堪，低頭不語。漢光沒奈何，只得……〕

漢光　（向煥雲）不錯。我忘記告訴你一件公事。今天早晨，劉都督要我們趕快籌辦清鄉的事。剛纔又來了一件公文，我還沒有。看大概也是爲這件事。在我裏面書桌上。你可以先去看看。明天王參謀長來了之後，你可以給他先談談，看是應當怎樣的辦法。我想，我們這一囘的成功，只可算是一時的僥倖。要說到根基鞏固的話，那還早得很呢。各府州縣的行政官吏，多半是前朝的舊人。萬一……唉！所以我也以爲清鄉這件事也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你何妨先去看

看，然後再替我計劃計劃，

〔煥雲鞠半個躬，退向圓洞門裏去了。這裏漢光與雅琴兩個人在月影下，看看菊花，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從此不便直說。畢竟還是漢光口快。〕

漢光 （握住雅琴一手）雅琴，我們現在好啦，我們的將來實在有無窮無盡的希望！你爲甚麼今天總是這樣的鬱鬱不樂？

雅琴 嘻！我有甚麼不樂的？想做太太，居然的做着囉！堂堂司令的太太！還能不知足嗎？姑媽，是老太太！他的兒子都做了副官！還有她的乾兒子……

漢光 乾兒子怎麼樣啦？怎麼不說？

雅琴 唉！不說也罷，說出來，也徒然是平添許多的隔膜。

漢光 你不說，我也明白。你以爲我不應當重用蕭煥雲，因爲他從前害過我們革命的同志，

對不對 但是，那一天，告訴你康熙制錢的話，救了我的，不也就是他嗎？將功補過，蕭煥雲將來又何嘗不可以在中華民國革命史上成功一個中等的人物呢？

雅琴　你們革命史上非有這樣的人物不可嗎？

漢光　話不是這樣說的。我是說比喻的話，我用人，只要他是一個人才，我就願意用他。

雅琴　那麼像他這樣的人，一定可算得是一個人才囉？

漢光　可不是嗎？如果他不是個人才，怎麼會……

雅琴　"怎麼會"甚麼？

漢光　那麼你說他這人能幹不能幹？

雅琴　我知道他能幹。我就恨他的心術太壞！心術不正的人，無論他怎麼樣的能幹，你都

不該用他。唉！我眞懊悔來不及啦！唉！說來說去？還是怪我自己不好！誰教我"引狼入室"，把他給你引見的！

漢光　我因爲這幾天看他很能夠辦事，而且處處都能夠體貼我的意思。大凡是我心裏想要辦的事，他都能夠不等我吩咐他，就先辦成啦！你看，就說今天老太太做生日的事吧，那一樣不是他親自動手的？又有面子，又不浪費。你我說用的這許多人裏頭，還能夠找出第二個這樣的人來嗎？

雅琴　我不相信王建人就不如蕭煥雲！王先生是你的革命老同志。你們又是生死之交。患難之交……

漢光　少說罷！他如今就知道拉攏劉都督！本來味，人家是都督，有權有勢，我那兒比得上劉都督？

雅琴　我就不相信王建人是這樣趨炎附勢的人。他是你的參謀長。他去聯絡劉都督，也未嘗不是爲你！

漢光　你怎麽知道他是爲我呢？

雅琴　（微慍）那你又怎麽知道他是爲他自己呢？

［話已說成僵局，彼此默然半晌。忽然聽得外面人聲喧雜。漢光揮手要雅琴退往後面去，自己却由衣袋裏掏出一支小手槍。王建人怒氣冲冲的由外面大踏步進來，看見漢光，方纔止步。］

建人　眞正豈有此理！你這號房裏的一班人太混蛋啦！我有事，就進來跟你商量。他們一定不讓我進來！我問他們，是不是你有這命令，不許我進門？他們告訴我說，是奉了甚麽蕭副官長的命令，沒有蕭副官長的話，誰也不許進來見你！漢光，你評評這個理，對不對？如果你以爲是

對的，那麽我往後有公事，只就會齋副官長得啦，不一定要來驚動你！

[漢光回頭，看見護兵走，站在迴廊下，便招手叫他過來。]

漢光　你去吩咐號房，往後王參謀長到這兒來，不論甚麽時候，都可以隨便進來會我，不必通報副官長！

[護兵立一退正下]

建人　漢光，我有一句話，到今天就不能不給你說啦！你要想一想，我們爲甚麽要犧牲這許多同志的生命來革命？大家都會說，革命無非是爲要救國救民！我們憑良心說，按眼前這種情形，我們的國家得救了沒有？我們的人民得救了沒有？現在革命還沒有完全成功，我們自己的同志，就你有你的意見，我有我的意見，大家就知道爭權奪利，各不相讓。今天你在大會裏，當着許多紳士的面，叫劉都督沒有下場。這種現象，

於我們革命的前途是很有妨礙的。我在總商會裏開會，聽了這話，趕快回到司令部來看你，說你老早就回公館，來啦！說是公館裏大家爲老太太祝壽。我就很奇怪。你的老太太早就去世啦。我還能不知道嗎？後來仔細一打聽，纔知道就是那位……

漢光　好啦！教訓够啦！但是，我也有我的理由。在我自己公館裏，那是我私人的行爲……

建人　我知道。在外國，可以說這樣的話。在中國，可不行！我只問你一句話，今天在這公館裏，爲那位副官長的老太太，或是你的內姑母老太太祝壽的人，都是你張漢光私人的朋友嗎？你如果不做這司令，這些人也會給你這位老太太祝壽嗎？

漢光　建人，你開口司令，閉口司令。我這司令實在當得不耐煩啦！我讓你來當司令，好不

好了.

〔雅琴由圓洞門裏慢步出來，想給他們排解。〕

建人　哈哈！我要拾你這司令做，還能等到今天嗎？漢光，你不要讓人灌迷湯灌昏了心！朋友，仇敵，都不能分！君子，小人，都看不清！我勸你的話，沒有半點私心！只要你張漢光能夠親君子，遠小人，離開了那些女子小人，提起精神來，完成我們革命的工作，我王建人就是……

漢光　夠啦！夠啦！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們同志！你不是我的祖宗！你不應當這樣的教訓我！

建人　我就不願意看見我的同志——我們革命同志大家所期望的張漢光，受這幾個卑鄙齷齪的小人，娼婦的包圍，甘心往黑暗的路上去，自取滅亡！

雅琴　王先生，你能夠聽我說一句話嗎？

建人　我不認識你！我不願意聽你的話！如果你的良心還沒有死盡，我只求你犧牲你自私自利的心，把我們四萬萬同胞大家的張漢光，還我們四萬萬同胞！

雅琴　王先生，……

建人　你不用叫我“王先生”！你是甚麼人？你配跟我說話？

漢光　建人，雅琴雖然是個女子，但是她也是一個人！你應當尊重她的人格！

建人　哈哈！她也配有人格！張漢光！我勸你別迷昏了心！張司令，我勸你不要忘記了你自己的本來面目！

漢光　你又“司令”起來啦！

〔漢光怒不可遏，拔出手槍來，向建人下體一槍打去。正中建人左腿。建人手按傷處，咬牙忍痛，前後晃搖。〕

雅琴　漢光！阿呀！

建人　好！好！好！好同志！好張漢光！你眞有這很心，殘殺你的老同志！好！好！（倒地）

——幕落——

第四幕

〔佈景……韓家花園之旱船廳。屋內一切佈置，全都模倣着江南的畫舫。這一間船廳就是畫舫的中艙。左方橫列一炕。炕的兩旁通內艙，就是張四太太的臥室。後方一排畫舫式的玻璃窗前面，擺着一隻紅木方桌。右方一門通前艙。炕上與地下，都陳列着各色盆菊。羅媽媽，三姨媽，和蕭煥雲圍坐方桌間，飲酒縱談。〕

羅媽　(向煥雲) 你到底為甚麼不高興？(給他斟上一杯) 喝一杯吃飯罷。

煥雲　唉！我也不知道在甚麼地方得罪了

妹妹。這幾天她就把我當做眼中釘，動不動就給我碰釘子！（舉杯不飲）

羅媽　她是這樣的脾氣，她越是對勁的人越愛給你碰釘子。你瞧她對待我罷。那一天不氣得我直哭？好得我也知道她的脾氣啦，她對自己家裏人，就這個樣兒。三姊，你說對不對？

三姨媽　可不是嗎？這也是八字裏帶來的。我看人看多啦，大凡是大富大貴的人，脾氣總是不好的，我們姑太太的那雙眼睛，那兩條眉毛，那兩隻手全都不是尋常人的相，她小時候，穿了她母親的裙子，我就說她像一位一品夫人。今天我細細的看我們這位姑老爺的相，生就的龍眉鳳眼，那一樣不像是個皇帝相　姑老爺做了大皇帝，我們姑太太不就是東宮皇后了嗎？

羅媽　哈哈，三姊，你醉啦？

三姨媽　我沒有醉。我說的都是正經話。不

信，你等到將來看。姑老爺做了皇帝，你該拿甚麼來謝我？

羅媽　如今革了命，就沒有皇帝羅！你別糊塗羅！

三姨媽　噯！他們不要皇帝，就爲的自己要做皇帝呀！妹妹，你怎麼連這一點兒都不明白？閒話少說，將來姑老爺做了皇帝之後，我那個外孫子，你給他一個甚麼官做？別的官我都不要。你就給他一個開封府做，好不好？（向煥雲。）

煥雲　爲甚麼你要開封府？

三姨媽　虧你還念過書！在先包龍圖包青天不是開封府出身嗎？做過三年開封府，一陞就是龍圖閣大學士，還不好嗎？

〔羅媽與煥雲哈哈大笑，各飲一杯。三姨媽也覺喜不自勝，也乾了一口酒。三兒拖着單刀，由前艙抱頭鼠進艙來，跪在地下，一動也不動。〕

羅媽　三兒！甚麽事啦（站起來看他頭上）

三兒　不——不好啦！外——外面開——開了槍啦！

煥雲　甚麽人開槍？（急得站起，由衣袋裏掏槍訪視。）

羅媽　誰打了你啦？

三姨媽　阿呀！阿彌陀佛！是官兵追了來嗎？

三兒　把人都打——打死啦！

煥雲　〔走到三兒身旁〕誰打死誰啦？

三兒　司——司令打死……

三姨媽　阿呀！不得了！（急忙要逃出前檐去）我怕官兵！讓我先走！

煥雲　（攔住她）不能出去！外面有危險！問明白了再說！三兒，你快說！是誰開的槍？

三兒　是司——司令開的槍！王——王參

謀長打——打死啦！

煥雲 （心神略定）唔，好！

三姨媽 唉！你瞧瞧！自己人打死自己人！洪秀全打死東皇楊秀淸，還不是跟長毛一樣？

〔煥雲要想出去看看，忽又回頭，依然坐下。羅媽也坐下。三姨媽却合掌唸佛，誠惶誠恐，坐立不安。三兒慢慢由地上爬起。〕

羅媽 死鬼！虧你穿着一身軍裝，聽了槍聲，就捧着腦袋往裏跑！還想跟司令出去打仗呢！還不快滾出去，看你姊姊嚇壞了沒有？

三姨媽 依我說，你還是勸你們姑老爺，早一點投降官兵的好！

煥雲 三兒，你還是趕快出去打聽去！到底怎麼樣啦？

三兒 我——我不敢去！槍——槍子兒是沒有交情給你講的！砰一下子就要——要了我的命！（走到炕前，坐在炕上。拍自己的胸口。）

羅媽　(急站起)你聽！這不是我們太太的聲音？

〔林雅琴由前槍走進來。大家站起對她望着。大家都不開口。雅琴看見煥雲站在那旁，要和他說話。忽又低頭不語。半晌，對桌上一看，走到桌前，在煥雲右邊坐下。〕

雅琴　三兒，你去把我那瓶白蘭地拿來。

〔三兒答應着，進後槍去，取出一瓶白蘭地酒來，遞給雅琴。雅琴斟了兩杯，把一杯遞給煥雲。〕

雅琴　來，來，來，咱們兩個來乾一杯！

煥雲　妹妹，你剛纔不是喝夠了嗎？還要喝？

雅琴　你別管！我叫你喝，你就得跟我乖乖兒的喝！

煥雲　………

雅琴　(充滿了權威的目光)喝不喝？

煥雲　喝！喝！喝！(一飲而盡。)乾！

雅琴　(自飲一杯) 乾！蕭三爺，你知道我敬你這一杯酒，是甚麽意思？

煥雲　我……我不知道！

雅琴　你眞不知道嗎？這一杯是恭賀你得勝的酒！

煥雲　我又沒去打仗，怎麽會得勝？

雅琴　哼！你別裝糊塗啦！你剛纔沒聽見槍聲嗎？這就是你得勝囉！你今天白天在那邊書房裏，對漢光說的甚麽話？你以爲我沒聽見嗎？我說，蕭三爺，蕭煥雲！(站起) 你的腦筋裏在那裏玩些甚麽把戲，那一樣瞞得了我張四太太？我早就對你說過，我張四太太不是好惹的！我告訴你說，你的陰謀，詭計，只能夠騙張漢光！你就瞞不過我！這回兒王建人是受傷啦！死不死，還不一定！如果王建人死啦，你就別打算活！要不然，你有本領，趁早這會兒就給我一槍！

三姨媽　（合掌禱告）阿彌陀佛，我長了這麼大，就沒聽見過這樣可怕的話！你們怎麽就知道開手槍？官兵來啦……

雅琴　三姨媽，你給我坐着！你不是剛纔還求我薦你那外孫出去當官兒嗎？怎麽一回兒又怕官兵啦？

三姨媽　阿彌陀佛，我要等你們姑老爺成了功，做了皇帝之後，我纔敢去喊我外孫來呢！姑老爺做不成皇帝，連我坐在這裏，都怕有滅門之禍，那裏還敢叫他來？

雅琴　好！好！還是三姨媽，你倒來得爽快！不像那些不知道廉恥的漢奸，盡說些口是心非的話！戴着人腦袋的畜類！你既然怕在我們這兒，也好，我馬上派人送你回庵去！等我們打進北京之後，再派差官來接你們這些至親，好友，進紫金城享現成福去！到那時候，別說你一個外

孫，就是有一百個一千個外孫，我都可以給他們大官做！三姨媽，你說好不好？

三姨媽　好，到那時候，我也用不着你來接我，咱們的至親好友多着呢！他們都會跟着我來找你們的！有了官，還怕沒有人做？今天也不用你派人送我。送了反爲不美。萬一出城去，遇着了官兵……

羅媽　三姨媽，你跟我到裏面去。我還有話跟你商量呢！

〔羅媽與三姨媽正要往後艙走去。忽然聽得前艙外面高喊舉槍行禮的口號。三姨媽嚇得跪地禱告。雅琴自斟自酌，越飲越高興。〕

三姨媽　阿呀，阿彌陀佛！這不是官兵來了嗎？

羅媽　不是的！這是我們姑老爺進屋來，外面的衛隊在那裏行禮，咱們還是進去說話罷。

煥雲　（站起）我也到裏面去。在這裏很不方便。

雅琴　我不許你走！怕甚麼？有我在這兒呢！

〔羅媽牽着三姨媽進後艙去。三兒搶步出前艙，迎着張漢光進來。煥雲見漢光進屋，站在桌前，很不自在，被雅琴連拖帶拉的把他按下座位。漢光見此光景，很是詫異，站着不動。三兒走出前艙去。〕

漢光　雅琴，你喝醉啦？

雅琴　我沒有喝醉！我在這兒伴着我們蕭三爺喝兩杯慶功賀喜的酒！

煥雲　（起立）司令，王參謀長怎麼樣啦？

雅琴　我不許你在我屋裏稱他做司令！你們要稱司令，稱甚麼長，甚麼長的，到外面辦公事打官話的地點去稱去！不許在我這屋裏稱！在我這屋裏，你是人，他也不過是一個人！你是我

的朋友，他也無非是一個朋友！有甚麼司令副官長的？別見你媽的鬼！漢光，來，來，來，你在我這一邊坐下！我們三個人來同飲一杯！（斟上三杯酒。）

漢光　雅琴，你眞醉啦！

雅琴　漢光，你聽我的話，在這一邊坐下！要不然，我就要發脾氣啦！

漢光　好，好，我就坐下。可有一句話，我只能夠依你喝這一杯。只許大家乾一杯。（坐在雅琴右邊）

雅琴　（舉起杯來，先乾一杯。然後要求漢光與煥雲各飲一杯。）漢光，你瞧我們三個人這樣的坐着，像不像一個字？

漢光　像一個甚麼字？

雅琴　虧你是個堂堂外國畢業生，革命黨們領袖！連這一個極好認的字都不認識！

煥雲　（又起立）好啦，我喝完酒，要走啦。

雅琴　（帶酒意的嬌態）好三哥，你待我好，你可別走！（又使勁把他抱緊，按下座位。）你們說不出這一個字，誰也別打算走！

淡光　我想不出，到底是一個甚麼字？

雅琴　哈哈！你眞想不起來嗎？怪不得王建人先生說你迷昏了心！我看你眞迷糊啦！（雙手拍兩人肩）你們兩個"男"字，加上我中間一個'女"字，你說是個甚麼字？

淡光　雅琴 我不許你再喝啦！

雅琴　（又自飲一杯）你忘記了嗎？楊貴妃就沒有怕過唐明皇，你一個小小的司令，還打算嚇得住我張四太太嗎？（向煥雲）我閙我的安祿山。你說對不對？來，來，來，（向煥雲）你不用着急！（向淡光）你也慢一點兒生氣！楊貴妃從來沒有敢叫安祿山坐在傍邊，伴着那位風流天子像我們今晚這樣，痛痛快快地喝一杯酒（向淡光）你知道

爲甚麼緣故？

淡光　（又氣又容）我不知道！

雅琴　我知道，因爲楊貴妃只不過是一個美人而已，她沒有這個膽量把人世間的利祿看得分文不値！我林雅琴自己知道，够不上稱得一個'美'字，但是承你張四爺的台愛，給我多認識了幾個字，知道甚麼叫做'國家'，甚麼叫做'同胞'。只可惜我究竟是一個女流之輩！可憐我是一個女子，不能够跟你張四爺做革命救國的事業，盡我國民一分子的天職！但是我，林雅琴，决不願意學楊貴妃那樣，直等到了馬嵬坡下，纔被三軍將士們強迫着去自殺！我要在今晚上酒闌人盡的時候，勸我的唐明皇極早回頭，爲四萬萬被人欺壓的同胞雪恥圖強！這就是我所以要教我的唐明皇知道我有這安祿山的緣故！請你們兩位都原諒我。我要到裏面去一回兒再來。

〔雅琴站起，走向後艙去。這裏兩個人，彼此都開不得口。靜默半晌。〕

漢光　(以杯擊桌) 嗨！這是那兒說起！

煥雲　(已然決定了主意。走到漢光身邊，撲通跪倒，將衣袋中手槍取出，雙手獻給漢光。) 我蕭煥雲蒙司令救命的大恩，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一點報恩的機會。事到如今，料想今生萬不能報司令的大恩大德，就請司令賞我一槍！蕭煥雲今生報不得恩，只有來生變犬變馬，來報您這救命和提拔兩重大恩！司令今天可憐我，就請賞我這一槍罷！(撲在地下，大叩其頭。) 求司令成全了我這一點愚忠愚孝的心罷！

漢光　(站起，一手扶煥雲。) 你先起來。我還有話要問你呢，

煥雲　(站起擦淚) 請司令吩咐。

漢光　我向你，我們太太到底為甚麼先前

要介紹你，到如今，又很你到這步田地？

煥雲　這都是煥雲不知自量的緣故。煥雲伺候司令，就知道一股子勁的盡忠，自然免不了遭人忌妬，何況煥雲伺候司令沒有多久，就蒙司令不棄，參預許多機密的事。太太大概也是聽了甚麼小人的話，就把我糟蹋到這步田地！司令，你想，我往後還能夠做人嗎？

漢光　唔，唔，我自有主張，你只要好好辦你的事就是啦！時候不早啦。你回去罷。清鄉的事，明天再談罷。

煥雲　是啦。請司令也早一點兒休息罷。

〔煥雲立正行禮畢，退出前槍去。漢光取紙煙吸着，一個人在屋裏踱來踱去。羅媽由後槍走出。〕

羅媽　四爺，要喝茶不要？

漢光　我不要喝茶。她呢？

羅媽　她一個人進房去，把房門扣上，不論

我進去，四爺 王先生剛纔到底是爲了甚麼事？

淡光 你們不用管，不與你們相干。

羅媽 我勸你也不要生氣，保重身子要緊。明天還要辦公事呢。

淡光 我要問你一句話。你看，蕭煥雲到底是不是一個壞人？

羅媽 這個……我不能說。

淡光 我也並不是不知道他是個壞蛋。但是當權用人斷不能夠專講人的好壞。你知道黃天霸，他不是強盜嗎？他去行刺，施不全就敢於收伏他，信任他。何況姓蕭的還不是強盜，不是刺客 我現在要辦許多的大事，不論甚麼樣的人，都得要用。（儼然有高唱「大風起兮雲飛揚」的氣概。）雅琴，她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辦大事業的人，用人不抱寬大主義，還能夠成就我的大事業嗎？

羅媽 四爺，我有一句不知輕重的話想要

問你。好在這裏沒有外人。你能够老實告訴我不能？

漢光　甚麼事？

羅媽　就是你剛纔說的那個大事業，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是不是做皇帝？

漢光　（胸膛挺起，四肢充分的伸張。）哈哈！大英雄，大豪傑，能作能為的事多得很呢？何必一定要做皇帝？

羅媽　呵！做皇帝還不夠大嗎？

〔外面又有零槍行礮聲。鄭煥雲匆忙跑上。〕

煥雲　報告司令！事情……不好！

漢光　甚麼事？

煥雲　（身由邊掏出一封信來，遞給漢光。）這是王參謀長派人送來的。請您馬上就去。據來人說，參謀長並沒有受傷！（與漢光耳語。漢光驚惶失色。）

漢光　（拆信，）三營全部都變了嗎。

煥雲　報告是這麼說的。

淡光　孟營長呢？

煥雲　在司令部裏等候你的命令。

〔淡光看信，怒容逐漸增加。繼又逐漸減輕。轉入深思模樣。煥雲默然羅婦的神色，凝神靜策。〕

淡光　你在這兒照呼。我馬上到司令部去！

煥雲　是啦，我想大概是沒有甚麼了不得的事，

〔淡光出前檐去。外面擧槍聲又起。煥雲摸頭凝想。雅琴忽由後檐走出，彷彿沒有看見煥雲似的，走到炕前坐下。煥雲走到雅琴身邊。〕

煥雲　你還不知道，事情壞了嗎？（雅琴對他看了一看，低頭無語。）湖北武昌的革命軍已經失敗！這裏的軍心搖動！剛纔司令部裏接到報告，第三營已經靠不住！這都是王建人鬧的鬼！王建人要趁這機會報剛纔一槍的仇！

雅琴　哼！我就不相信！漢光呢？

煥雲　漢光到司令部去，留我在這兒照呼你們，

雅琴　好，很好。如果眞有甚麽變動，你打算把我們怎麽樣？

煥雲　我也不知道怎麽樣纔好。我也不知道在甚麽地方得罪了你，你就把我恨到這步田地！剛纔如果漢光聽了你的話，把我一槍打死，你心裏好過不好過？啐！話又要說回來啦。我這條命能夠活到今天，還不是由你張四太太一手搭救的？我死不足惜，不過我和你兩個人到底沒有甚麽深仇，你又何至於撒酒瘋撒得那麽厲害！我又何嘗是你的安樂山？

雅琴　閑話少說！我現在已然決計跟着你走！你願意馬上帶我出去不？

煥雲　你怎麽會想起馬上就要走？

雅琴　咦！不是你說的嗎？王建人要報仇，軍隊當然都聽他的調度。事情擺明在這裏。張漢光那裏鬥得過王建人？王建人一發，張漢光不就完了嗎？虧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這時候還不趁早逃出虎口，還等着王建人把你我都生擒活捉出去，報仇雪恨不成？

煥雲　我也早就有這個意思。但是不敢對你說。

雅琴　我也早就知道你有這個意思，所以不等你說，我先開口。

煥雲　張四太太，我眞佩服你！眞能幹！

雅琴　我也佩服你！眞有本領！沒有本領，怎麽會跪在地上求司令饒你的命！

煥雲　我沒有求他饒我的命！

雅琴　你不求他饒你的命？你眞打算要他打死你嗎？手槍在你手裏，你自己不會打死自

已？非得要求司令成全你這愚忠愚孝，讓他打死你嗎？

煥雲　好！好！我說不過你！你現在到底打算怎麼樣？

雅琴　我打算聽你的調度。你願意帶我走，我馬上就跟你走！無論你把我怎麼樣，總比死守在這裏等王建人來報仇強得多。

煥雲　乾媽，你看怎麼樣？

羅媽　我這回兒是一點主意也沒有啦。你摸我手，早就嚇得渾身冰冷！還打得出甚麼主意？

〔甲軍官匆忙由前艙跑進來，立一個正。〕

甲軍官　報告副官長！事情可眞壞啦！司令被王參謀長騙上都督府去，只怕馬上就有危險！

煥雲　好！你趕快去預備！（湊近甲軍官耳邊，密囑一番話。）你去罷！

〔甲匪背下。雅琴與羅媽正要向後槍去，被煥雲喊住。〕

煥雲　你們打算帶甚麼東西走？

雅琴　你打算要我們帶甚麼東西走？

煥雲　我沒有甚麼意見！

雅琴　你沒有甚麼意見，為甚麼要問我們？我知道你的心事。我把你前天抄了人家的家，搶來的那些值錢的珠寶首飾，全都帶走，好不好？

煥雲　好！趕快預備走罷！

〔雅琴與羅媽同進後艙去。煥雲臉上很凶惡的向她們一陣冷笑。〕

—幕落—

第五幕

〔佈景……某省城西郊大松林中。山上山下只見大大小小的松樹。左方有幾塊山石，專爲行人休憩之用。漫漫長夜，僅有松濤與泉水潺潺相應而已。依稀月光之下，只見一男一女，各人手提一隻皮包，由右後方出來，走到山石邊，放下皮包坐下。原來就是蕭煥雲與林雅琴兩個人。〕

煥雲　你姑媽怎麼還沒有來？

雅琴　唉！她老人家實在是走不動啦。你想，要走這麼遠的山路！連你我都跑得喘不過氣來！六七十歲的人那裏跑得了這許多路？也就虧

她啦！

煥雲　我就怕，忘了她，就誤了我們的事。

雅琴　怕甚麼呀？我們這時候已經逃出虎口。還怕有人追來不成？坐一回兒，她自然就趕上來啦！

煥雲　怕？我當然是不怕的。甚麼危險的事我都經驗過！還怕甚麼？你怕嗎？

雅琴　我怕。我也不知道怎麼樣，在城裏的時候，我也是甚麼事都不怕的。今晚上，一出了城，到了鄉下地方，一聽到那鄉下野狗的叫聲，我心裏就撲通撲通的跳。阿呀！我困極啦！這地下讓我躺一回兒，成不成？

煥雲　不成！這松樹底下白天晒不着太陽。地下非常的潮濕，躺這兒就會得病。你就在這石頭上靠一回兒。我回頭去找羅媽媽去。

雅琴　咦！奇怪！你怎麼今天叫她"羅媽媽"

瞞?

煥雲　在城裏說城裏的話。到了鄉下，就得說鄉下的話。

雅琴　難道說，鄉下人就不許有乾娘嗎?

煥雲　雅琴，我告訴你說!這裏不是你們張四爺的司令部。你嘴裏該老實一點兒!不要那麼厲害!吓!不錯!你不是說，要緊的東西都在她那個大包裹裏?萬一她在後面遇到了路劫，我們該倒霉啦!還是我去找她去。(扭頭要走)你把這皮包看好!

雅琴　你把我一個人扔在這兒，我怪害怕的!

〔煥雲不作聲，往剛纔來的那條路上跑去了。雅琴急忙取出鑰匙，打開皮包，取出一支小手槍!向空中望，長歎一聲。〕

雅琴　唉!漢光!我的漢　!(把槍尖對着自己胸口。忽若有所感。)哼!我林雅琴不能夠就這樣的死!

(握槍的手漫漫放下，把手槍藏在襟下面。)吓 媽，你來啦？

〔雅琴走到右後方，去迎羅媽出來，蕭煥雲帶羅媽揹着一個衣包上場。〕

羅媽 (很疲倦的樣子) 唉！我眞走不動啦！三姨媽不知道怎麽樣啦！(雅琴扶她到石前一同坐下)

煥雲 我們自己的命都顧不了！還能顧她嗎？你先坐一回兒，我們還得趕路！趁太陽沒有出來的時候，渡過了江，就不怕啦。

羅媽 再要走，我可走不動啦！我口渴極啦！這兒有水喝嗎？

煥雲 (指左後方) 那邊有的是泉水。你去喝罷。

羅媽 阿呀！生水我可不敢喝。

煥雲 出門的時候，將就一點兒罷！誰還能帶了鍋灶，到這兒來做開水喝？你們說渴，我也覺得渴啦，你不喝，我自己去喝去。

〔煥雲往左方後下場。雅琴乘機與羅媽耳語。羅媽連連點頭，驚惶萬分。精神反爲之一振。〕

羅媽　那你打算怎麼辦呢？

雅琴　我也只得聽天由命！到甚麼時候說甚麼話！

羅媽　其實我們不該走的！

雅琴　唉！你那裏知道！我實在有不得不走的苦衷！

羅媽　他打算把我們帶到甚麼地方去？

雅琴　看他罷！

羅媽　我眞有點兒害怕！我長這麼大，就沒有吃過這樣的苦！(取巾拭淚)

雅琴　你別哭啦！我自然……

〔煥雲上場。雅琴又是歎一聲。〕

雅琴　唉！在家裏，荷花露都不愛喝！到這兒來，要一點兒山泉水都喝不着！

煥雲　頂好的泉水！你自己跑去喝呀！

雅琴　你不能給我們帶一點兒來嗎？

煥雲　你儘說？也得有了東西，纔可以帶來呀！你去不去喝？不去，我們可得走啦！時候已然很晚！一回兒，太陽就出來啦！

雅琴　好罷！你要走，我們馬上就走！

羅媽　阿唷！求你們修修好，可憐可憐我老太婆！多坐一回兒。成不成？

煥雲　我早就說，把衣包交給我拿。你們不肯。這回兒交給我罷！(去搶羅媽的衣包) 你撒手！

羅媽　這是我的東西！我願意自己揹着。

煥雲　甚麼叫做你的？在這個年頭，在這個地點，還有甚麼你的，我的！你交給我，我還能搶了你的走嗎？

羅媽　咦！你今天為甚麼怎麼厲害？變得眞快！

煥雲　變甚麼啦?變!

羅媽　一回兒叫我乾娘，自己情願做我的兒子!一回兒就對我這樣的厲害!真變得快!

煥雲　哈哈!你今天纔知道嗎?如今的事就是這樣的變!變來變去變一個不完。你說我變得快,你又何嘗沒有變過?以前你叫我"蕭大人"的時候,你是怎麼樣的?搬進公館之後,你喊我"煥雲"的時候,你又是怎麼樣的?你就知道我會變。你就沒有看見你自己也會變!

雅琴　好!你這番話,我贊成極啦!我就喜歡站在一邊兒,看你們一個一個的變。

煥雲　閒話少說。我們趕路要緊。走罷!

羅媽　我走不動!

煥雲　你不走,我們可要先走啦!

羅媽　也好,讓我一個人死在這裏也好!

煥雲　我在出城的時候,就給你們約好啦!

在路上，你們都得聽我的指揮！雅琴，你不是早就許可的嗎？

雅琴　是的，我說過的話，我決不賴。我跟你走！

煥雲　好！我們大家走！

羅媽　好！好！我服從你的命令！跟你走！

煥雲　那麼你把那衣包交給我！（搶奪衣包。羅媽抵死不放。蕭用力強奪。羅力不勝，被他拖倒在地。）你放不放手？

羅媽　你為甚麼要奪我的衣包？

煥雲　你不用管！我叫你撒手，你就得撒手！你敢不服從我？

雅琴　蕭煥雲！你這一變變得太快了吧？

煥雲　雅琴！我告訴你說！你到了這裏，就不能再拿譏笑的話對付我！你別忘記！你此時已然不是住在張司令公館裏的司令太太啦！你明

白嗎？那一天晚上，也怪我自己不好！把革命黨的秘密符號，洩漏給你聽！你就把他洩漏給張漢光要不然，那晚上我把張漢光他們一班革命黨全都逮住，革命黨就不能夠成功！你也早就死在撫台衙門前面！你不知道感我的恩，反要借張漢光的勢力來欺負我！在張漢光面前蹧蹋我！如果張漢光不是一個糊塗人渾蛋，我的命早就送在你手裏！你這種忘恩負義的人……

雅琴　呸！你這不要臉的東西！我張四太太救了你這條狗命，你不提，還說是你救我的命，

煥雲　那麼我沒有救你的命嗎？

雅琴　你救我的命，是你自己渾蛋！我救你的命，是因爲你那時候丟了官，失了勢！我發一點惻隱之心，纔把你救啦！誰知道你簡直是一條狼！救了你這狼，今天反受你這狼的禍害！這也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你此刻也不用欺負我姑

媽！你看見近處沒有人，見財起意，你要殺人，你就把我先殺啦！

煥雲　雅琴，你既然這樣的恨我，爲甚麽你要跟我逃出城來？你簡直把我當強盜看待！我是強盜，你不是強盜婆嗎？

雅琴　呸！誰是你的強盜婆！你別想昏啦！呵！我今天跟你出來，你就認是我眞心要跟你走？你有這個命嗎？我張四太太能嫁你這樣的混賬東西麽？

煥雲　那我倒要請教你。爲甚麽甘心跟着我走？

雅琴　哈哈！我早就說過，你的腦筋裏玩甚麽把戲，都逃不出我張四太太的眼光！你今天看見張漢光要失敗，你就打我的主意，要想搶我的首飾逃走！我就將計就計，要你帶我走！張漢光失敗不失敗，到如今還沒有知道準信。可是我早

就決定了主意。我要張淡光不愛我，要張淡光恨我！我情願天下人罵我張四太太是蕩女淫婦！我就不願意陪着張淡光，看他失敗！我尤其不願意眼看着你這狼心狗肺的東西，毀壞我的張淡光，幫助他身敗名裂！我愛張淡光！我因爲愛他，所以不願意他愛我！我犧牲我自己，就是要保全張淡光！蕭煥雲，你這糊塗蛋！你到如今還不明白嗎？我早就對你說過，我張四太太不是好惹的！你今天就是殺了我，害死了我的姑媽，搶了我的東西，你還是中了我的計，做了我張四太太的一個傀儡！

煥雲　你們倒是走不走？

雅琴　不走怎麽樣？

煥雲　不走我可要開鎗啦！

〔煥雲由懷裏掏出手槍。雅琴也取出手槍。煥雲放起手槍，往下一蹲，一個餓虎勢，撲向雅琴，奪她手裏的槍。雅琴握槍向上，

抵死不肯釋手。兩人相持半晌。右後方忽喊一聲"槍！"呼一聲，煥雲倒地。雅琴莫名其妙，忽以槍尖向胸口，正欲自殺，張淡光突然跳出，到雅琴身邊，奪去她的手槍。王建人也來了。雅琴看見建人，精神勃發。〕

雅琴　王先生，你怎麼也來啦？

建人　我們趕來救你來啦！

淡光　建人，你看那賊死了沒有？

建人　（俯身看煥雲，用手探他的呼吸。）已然斷氣啦！我相信你的鎗法好！

羅媽　阿彌陀佛！眞是菩薩保佑！

雅琴　淡光，你爲甚麼不讓我死？

淡光　因爲你現在用不着死啦！

雅琴　爲甚麼用不着死？

建人　我對你說了罷，當初我就知道你不是一個尋常的女子。剛纔在樹林裏聽見你對那姓蕭的說的一番話，我更不能不佩服你！以前的

事，我求你原諒我。好在你是眞心愛張漢光的人，我也是因爲愛惜張漢光，纔得罪了你！如今甚麼話都用不着說啦！張漢光已然不能夠在這裏住啦！一回兒天亮啦！只怕有人在後面追來！你們還是趕快的走罷！

漢光　建人，你趕快回去！就照着剛纔的話辦去！你進行你的事。我也去進行我的事。我相信我們革命的事業，終久是要成功的！我對於已往，只有懺悔！對於未來，可有無窮的希望！

建人　對！對！失敗是成功之母！望你努力去做你的工作！我總覺得已往的革命，彷彿是爲爭我們自己的幸福而革命！往後的革命，要眞的爲四萬萬同胞謀幸福！如果不是爲四萬萬同胞謀幸福，所有的革命全是假的！全是害人的！張四太太，往後的革命工作，你也可以努力啦！

（遠遠聽見人馬聲喧。張漢光拉林稚琴的手，羅媽媽提着皮

包衣包，向左後方走去。〕

建人　你們快走罷！那邊有人追來啦！漢光！雅琴！望你們兩位努力！前途珍重！恕我不能再送啦！

〔右後方林中現出火籠火把的光。張漢光林雅琴過向左後方去。王建人屹立不動。右後方人聲又起。〕

——幕落——

——全劇完——

願排演本劇者注意

這個劇本的版權，爲現代書局所有。任何形式的翻印，都爲法律所不許。現代書局爲贊助新戲劇運動起見，對於愛美的戲劇團體，大批購買，當特別從廉，以便排演的團體多買若干份，分派給各位演員。

還有一個要求，就是爲尊重排演權起見，凡已決議採用這個劇本的愛美的戲劇團體，請直接郵匯排演稅“每次二圓”交蘇州婁門傳芳巷廿三號陳學楨先生收。這排演稅在各國不但很通行，而且是很習慣的。我們相信，凡是加入新戲劇運動的同志們決不至於反對這種鼓勵編劇人才的排演稅罷。

現代書局出版部特啓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出版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再版

2001—3500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現代

